中華古籍保護計劃

治亦惟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而已如齊宣梁惠之君豈無一念愛民之心而澤不充者緊其不行仁政也

朴實頭地寫去不見甚神奇處而精深雄渾理玉法高勇者不能程其力智者不敢術其巧乃知天下神奇莫過此朴實頭地也

人謂任心者逸講求法度者勞不知其說正與聖賢之說相反人心雖至明亦止一人之明若法度則自從前許多聖人積趲下來以一人而較多人之智以未經過來人之智其勢逸可不辨而明也

制作

歎奮

周公

明不須講求不知周公若不曾講求堯舜之道雖遇其時心仍不
明如何制作故夫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周公之述於制
作者正以其能監前古也黃老清淨與良知家惡講求俱是棄述
而取勞其所為皆苟簡滅裂而釀亂無窮安能治天下哉文中謂
仁故所以垂衣端拱所見極高

大賢即物以明聖人之盡道以見其為天下之所當法也夫道不可
以不要其至也聖人之于道猶規矩之於方員則夫欲有所自立於
世者於此可以定其趨矣且夫性學不明於天下而天下之望聖人
也過高而其自待也過卑而不知其道之所至不可易也何則百工
之事皆聖人之所制而規矩亦天下之一物也然使天下而無規矩
則作私智以任耳目而不軌之制興方員之理始不盡於天下惟
夫備物致用有規矩以示之式則規矩者雖不必於天下之物一
求而制之而其理自有所不能外而規矩之立有以為範圍之道矣

飭八材者必取貨焉殆見法天以為象則員之理已極而萬物不能有加於規矩之員效地以為形則方之方蓋規矩之為法者有定而方員之為器者無窮執一定以御無窮而天下之器圓於法矣故規矩能盡方員之理者此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聖人亦天下之一人也然使天下而無聖人則從亟夐而其道自有所不能加而聰明之憲有以妙神明之德而敷叙五典者必于是焉殆見先天弗違而皇極之數錫寔為物而作則典遍游衍而帝德之圖德以教世而無窮蓋人倫為天下之至道而聖人為天下之至德而凝至道而天下之道顯於人矣故聖人能盡人之道者此也夫方員必於規矩而至則為方員者不能有廢法之巧人倫於于聖人而至則盡人倫者不可無希聖之學天下之不以聖人自待者亦為棄天蘗天之甚矣

至字之理足則法字自起凡於至字之外至字之後別用倫規矩方圓聖文法者階不倫倣至字者也

夫賢論斯道之切於人所以警天下也夫仁者人之所居以爲安而義者人之所由以爲正也道之切於人如此則天下何可一日而離（而猶有暴棄之徒者宜知所省矣何則斯道在天下天之所以全（語不浪說）畀於人蓋無所於虧人之所以各正其命而不假於外自暴自棄者（自暴）不察其天能之良而始汨其性命之正矣是故以仁爲不足居而不（有棄）（汨滑醒切）敢居者凡以爲仁之不切於人也而不知天與是人以心則必畀之（見本之言無一字鬆浪）以其所以爲心之理而仁即麗焉故仁者皆夫人之所固有而爲所（擇更易之精義）居之安宅也擇而取之惟仁爲天下之所當居而相協厥居其居又（居山于擇更易之精義逐字）

為天下之至安至理之充裕洗心退藏不撓於世紛之膠擾而神守其都有寧宇焉天德之出寧優游泮渙不撼於衆動之遷流而鬼不能瞰有廣居焉出於此者天下非無苟安之居而從欲惟危蓋莫非淪溺之地矣故天下之居未有舍仁而能安者也以是為不足由而不敢由者凡以為義之不切於人也而不知天與其所以為事之理而義即存焉故義者夫人之所固有而為又為天下之至正人倫庶物化裁之所以盡變者悉昭其帝則之察而示之以周行大綱小紀推行之所以為通者咸秩於經制之宜而皆之於大道出乎此者天下非無可行之迹而勞思傷神無可行之迹而旁思側出不勝其煩辨也答矣故天下之路未有舍義而為正者也一知仁之為安宅則天下必不可一日而不居之矣知義之為正路則天下必不可一日而不由之矣而顧有甘於暴棄焉者亦何其不思之甚也

朱子集註字字稱停而下無可增減着緊要者思之其妙無窮憑人改換一二字便弊病百出乃知其已至聖處也惟先生行文見得此意其至平極淡處都從道理千錘百煉而出不但人不能為亦不能知矣

仁人之安　二句其二

歸宥光

大賢論道切於人以見其當循也夫仁義者人之所同具而甚切焉者也知其所甚切而所以循之者自不能已矣孟子悼世之悖道者而以其本然之天感發之也若曰道出於天而具於人人莫不有之也而仁義之名立焉是故仁而無切于人則有之而不足以為益無之而不足以為損雖舍之可也而不知仁乃人之安居也語天下之善者必以仁名而仁者天之理也天之理未有不安者也其有不安者欲陷之也而天之理無所容於欲也心得其理有以凝其湛一之神麗於形有以存其主宰之固蓋天然自有之妙所以體順而

（說話）有常者固極乎天下之至安而宇泰之定神守之一乘之以攻取而不擾挼之以顛墊而不危矣其所得於天者固然也夫既謂之安宅則夫求居者必於其宅而求宅者必於其安焉是仁者與身而俱（人習派）者也必可見道之固有也使義而無（理之甚精）之而不足為害雖罥之可也而不知義乃人之正路也語天下之仁者必以義配而義者天之理也天之理未有不正者也其有不正者欲誘之也而天之理無所入於欲也（外道影似之語）通事機之雜揉化裁而可以利於用此孟事理當然之極所以隨物而著見者固極乎天下之至正而嚴發剛果之施有方正而無委隨（自作註解開後）有明白而無私曲矣其所得於天者固然也夫既謂之正路則夫求行者必於其路而求路者必於其正焉是義與事而俱者也此又可見道之固有也夫知道之固有則無待於物無待於物而吾惟仁義之求焉則亦自得其性而已矣彼暴棄之徒乃舍正路曠安宅而弗由有虛實惟此灼見全理無一籠統之談（滴水滴凍從仁出義其）

此等文字直是先儒講義何王許金諸公講義或未必其精醇至此讀者勿以時文忽之仁與義有分用有合體有大小有先後

誠者天之有也

大賢論誠貫天人之道而因著夫能誠之驗也夫誠者天賦於人而人所當自盡也盡誠而天下之感通矣君子是以知思誠之功不可慶也且夫聖學以誠身為貴而誠身以感通為極然君子之誠也豈有所為而為之哉亦惟有見于天人之際而有所不容已耳何則惟天有不已之命而未泯于人者皆天也是誠者則天之所以為道也大造流行之妙敷錫天下以保合之仁而所以降衷而成性者莫非（誠の者の自の明の與此至實之理妙合而淵凝即化機之所以不息極誠而無妄乃付（便の是の五の合の處の受之所以不虧蓋天之命于人者本如是之誠也惟人有當為之事

歸有光

而責成于已者皆人也思誠者乃
對越皇天以保祐之命而所以完天而成能者欲其全此至寔之心
觀物察則在以啓良知于不昧隨事允迪于以返吾性之本然蓋人
之所以全其天者當如是之誠也一觀于天道則誠非性外之物而迓
續乃命之功不可已焉觀於人道則思誠非分外之事而克綏厥猷
之責不可諉焉君子誠能克懋夫思誠之學以漸底於至誠之地則
有以極天人之道而有裕夫感格之神吾見盛德之所推通鼓舞一
世而無妄之往周海內之所風動者將不言而信之矣至誠之所充
積不冒宇宙而純一之達周黎民之所以時雍者將不令而從之矣

是何也君子以天道感天下則天下同此天也故不能自外於君子
之心君子以人道感天下則天下同此人也亦不能自外於天下之
心孰謂至誠而有不動者乎吁思誠之功明善之學君子當知所事
矣

只是一箇道理離人身看着人身看有此各樣耳因人上不能完
得此理在人身上難見故另提出說及至人完得此理時原不曾
另有一件雖聖人亦未嘗有毫末之加也離人身看只有理着人
身看只有心然心不即是理故必能思而後理得思是人誠仍是
天原無二道也從思誠至之誠是以人合天工夫從至誠觀感動

是以人合天功用惟同此天故至誠思誠者無不至惟同此天故至誠便能動說人處都是說天不懸空故出第一句先生於天人之際可謂洞然矣

誠者天

執不為事　一節

大賢原事守之要而自其親與身非事守之要乎而其道之大蓋可身則萬化之所由基也然則親身

（提本字說起）

兌矣且天下之道求之於散殊則浩博而難盡會之于本原則要約而可循所謂親身為事守之大者（輕）有所謂以卑承尊之道焉凡崇事于君親兄長之間而因嚴以致敬者夫執非事之類也而非其本也求其本則惟事親焉盡之蓋愛隆于一本而良心之發自昭愍惻之誠由其愍惻之不容已者而出之則禮擴於因心而隨在著欽承之節情切于天親而真性之形

（開端高瀾見首句不○其間道理綜精實）

自極愛慕之至由其愛慕之不可解者而以義起之則道昭於何值而無往非敬應之忱以之事君而忠道形也而奉之理形于君矣以之事長而愼性成也而孝之理移於長矣雖分因人異不可以強同而運此心以達之則自成聯屬之勢事親非事之本乎一自天下以道相守而有所謂制節謹度之義焉凡斂約于身心家國之餘而循分以自守者夫孰非守之類也而亦非其本也求其本則惟守身焉盡之蓋天下之感遇不齊而皆由吾身以立其本吾惟慎厥身修範圍其則而不過則本原既正而儀刑之道存焉而所以式和民則以務為定保之圖者取則於吾身而不遠吾人之倫類不一而皆由我以神其化吾能克慎明德陳之藝極而無愧則標準既立而軌物之道在焉而所以錫汝保極以懋建安寧之術者順成於感而無難自是而閑有家則敦睦九族而守家之道因於壯矣自是而均邦國則平章百姓而守邦之道因於此矣雖勢因分異不可以治一而由吾身以小之自有嘿成之感守身非守之本乎一天知事親為事之本則事之大者無有過於此者矣知守身為守之沐則守之大者無有過於此者矣君子於事守可不知所先務哉

評者謂此題只申明上文大字之意似矣而未盡其解大字只講包括本字總推究其實正是所以大處若仍在事親守身上鋪張既

復衍無味亦失其義矣全在事親守身推究到凡爲事凡爲守者無不貫無不盡中間次第精密周通方浮本字之義本對末而言由本至末中間正有條理是文之妙正在末與中間道理說得精實耳

仁之實事　金

天下之道原於孝弟因示人體道之功也甚矣孝弟之切於人也仁義由以而出焉則所謂知禮樂者兄以體之而已矣夫人豈可舍孝弟以求道哉孟子意若曰道不可以泛求也是故仁統天下之善無所不愛而其實不外乎事親之者愛之至切者也義公天下之利無所不宜而其實不外乎從兄之者敬之最先者也一夫是二者人之良知良能天性之真於此發見所謂仁與義固不能外矣于是孝弟而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初無失復之頻即智之實也歡然有愛燦然有文初無過不及之差即禮之實也有從容安適之意而

歸有光

無勉強矯拂之為是又樂之實矣夫苟至於樂則未有生而不達者也未有達而不盛者也故有以極其不可已之妙而忘其手舞足蹈之機仁之至矣義之盡矣一夫以為天下之道不始于孝弟亦不可盖必切近者既足而后可以旁及也精實者既存而后可以敷施也失然後本無不立道無不充舉而措天下道理無不根原於孝弟此可謂一以貫之矣

優乎有餘而知也禮也樂也可謂五段所同也然其實只有上二段全上二段者也租心人況看只似仁義知禮樂盡于事親從兄真大概領矣仔細體帖方見古人不易

仁之實 一節

天下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已矣夫仁本於孝義根於弟天下之道未嘗不始于近也有志于求道者亦求其近而已矣

喜異之心常勝以其慕外之志而不安於近者矣殊不知道有用(補小字用字先字弟字實字本字領字不字拘字人字驚字)有所本也是故仁根于性而用之發為愛(方見禮帖)愛之發為愛親而獨切非強之也本一故也知本一而達之仁也固有際於天蟠于地殺于鬼神者也然究其實未有外于事親者也蓋天性之發有所始而良知之用有所先以仁之理遇于親而為愛以愛之發遇于親而獨切非強之也本一故也知本一而達之

愛者裕矣自是而仁民此愛也自是而愛物此愛也有異遇而無異用有異用而無異心雖同天下之愛而發育無窮固自吾事親者而保合矣所謂精義入神由於洒掃者此也天下知求仁于是者則配天之業亦其餘事耳故謂事親非仁之用則不可謂事親之同于用而泥焉性而用之莫為敬以用言義則天下之何莫非義也固有言乎遠則不禦言乎邇則靜正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然究其實未有外于從兄者也蓋達道之行有所起而帝降之衷有所切以義之理遇於兄而為敬況敬之菽遇于兄而獨先非矯之也氣同故也知氣同而達之敬者順矣自是而敬長以敬也自

而忠君此敬也有異事而無異宜有異宜而無異敬雖合天下之敬而推極無際固自吾從兄者而藏用矣所謂堯舜之道在于徐行者此也天下知求義于是者則格天之誠亦其緒餘耳故謂從兄非義用則不可謂從兄之同于用而縣焉視之亦不可也是知語道而舉彼也之敝其心而無所止者徒見其本實之先撥也

謂之實者可見英華之數者彌漫而無涯而本實之真者要約而可仁與事親義與從兄兩边看得精粗大小遠近判然膠粘不上皆因中間不見關扭處故註中補出愛敬二字蓋仁義是性事親從兄是事若不明愛敬實地關扭費盡分疏終成兩件先生揭出用

大賢論禮之至功者亦惟施於孝弟之間而已矣夫孝弟者人之至情也品節斯二者之謂禮則禮豈出于孝弟之外哉而世之言禮者可以循其本矣且夫孝弟立于天下而天下之道出焉何獨為仁義與智之實也而禮亦起於此矣何則禮者先王以承天道而制度文為之盛達之天下國家之遠而群動之所由以宰制以順人心而周施錫襲之儀殺於天地鬼神之間而萬端之所由以經緯一然而敷腆者道之華也雖散殊於天下之至賾而切近者道之實也實統括於孝弟之兩端蓋為人子者必有愛親之心而無以達之則必往情而

字襯筆融液方講得洞然無疑也只是體貼註意精細耳

是爲小和流于野杜是秩以中正之矩以致夫因心之愛而或損或益杜其間蓋緣飾以倫而後有以不拂乎禮之施于孝者不可已也爲人子自然之天而遠得其所以事親者則必本意而入杜傚杜是稽之倫理之合以極夫因心之敬而或隆或汚于其間蓋進反爲文而後有以不失其當然之則而造得其所以從兄者則禮之施杜弟者不可已也一夫禮以飾孝之外不可謂天下無禮然三千三百無一非仁使大倫之攸斁則雖文彩輝煌以粉飾一世之太平亦文具而已禮之實果能外杜事親哉禮以飾弟之外不可謂天下無禮然萬事萬物皆起杜心使良知之鈐蔽則雖

反擊最明透

又說出上面之

禮文繁縟以振耀一世之耳目亦苟道而已禮之實又能外杜從兄哉孝弟之道其爲禮之實者又如此故曰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而禮行矣彼世之爲禮者又何紛紛焉從事于末也

体是禮實是實斯二者與節文亦各見分際如此統道得着實他文只似禮不過孝弟而已

樂之實樂　七句

大賢論樂之實亦惟體道而至於化也夫道不協于自然無所用其樂也君子之體道而至于化夫非其樂之至哉而天下之樂皆其末也已孟子以孝弟為斯道之原而言之及此謂夫樂之道廣矣有聲之和聲達於一世之用而無蔽之和實原于孝弟之天故所謂樂之實也不過以斯二者為樂而已然樂非勉強之所致而化非人力之所庸彼其始焉智以知之禮以節之而已迨夫知之所不及知体之所不容節而樂生焉是蓋積養之久斯不習而利而有以裝其天能之良涯濡之深自不疑於所行而有以迎其真機之動彼為吾父而

昧有光

顧養之隆非有見於孝之不可不盡而遇父則孝生矣彼爲吾兄而天顚之篤非有見於弟之不可不盡而遇兄則弟生矣夫生則有必達之勢而不但已也日引月長以和則氣和而忻喜愾愛沛然至情之充塞發揮不可見者藏不禦之機充周不可窮者妙應物之感蓋樂之先者天也夫則自不容已而孰淳而遏之夫不可已則有不容知之妙而不但已也天動神隨氣和則形和而鼓舞動盪浩然至樂之胎著足以之蹈而足無所與其機手以之舞而手不知其所自致蓋悉可已者天也天則自不容喻而孰淳而知之一是知體道者始之以知禮之功而其終必協于自然之化功之可爲者率諸已而能之

不可爲者遵諸夫于是可以觀其深矣然則君子之樂孟仁義之熟而道德之純也弦歌干揚其亦有司之事也哉

仁義知禮樂五者不是平列也不是隨意舉似粗心者看做一樣若云天下道理其實只一孝弟大段亦未爲不是然失其旨矣仁義兩件並立亦一亦二知禮樂又從上兩件見三者又不是平排亂拈由知而禮而樂道理相生實處道理似輕而工夫節候極深微神妙讀先生文乃見朱子揔註之精弊蔡爲人處千載欲接

此之謂三有禮焉

禮周於去國之臣可以知其服矣夫報施者人之常情也而必其君有以施之居子之所以責其君者如此且夫舊臣無可服之分而有可服之情者以其君爲之施也何者臣在於國則義係於君而禮爲之施（句）臣去於國則義絕於君而禮無所加則舊臣於其君宜無可棄之恩而舊君於其臣固多忽慢之意矣然而古人忠厚之道每懷繾綣之情（此二句一轉）世主好賢之心有出于常情之外者故爲之過之出疆者非（此二句一轉）以示惠也懽夫奸宄之徒有投機而肆侮者嚴爲之衛以全其身庶乎行無梗通而得以任其所之無使天下謂吾爲有臣而不能用而

又使之國於疆域之中也則夫送往之儀不殊于授室之誠矣此其所謂有禮者一也先於所往者非以矯情也懼夫新知之君有固蔽而懷疑者先為之容以延其譽庶使天下謂吾有臣不能用而又使之棄于他人之國也則夫越境之遺逢即臣主之同時矣此其有禮者二也至於去三年而後收其田里者則是爵祿有到于朝出入有詔于國固不忽其一時之去而釋於負擔而冤于罪庶庶有望于後日之來者其情蓋亦已切矣除名于須臾之間何如也此其有禮者三也蓋情至德周在朝廷之舉遵以自彰其德而禮緣恩源於轉移之臣

○以○為○服○之○情○
則何幸而得此哉此所以深為之感而重為之報也

解來照人在先生稿中另一色調又千子

有禮是儒君自盡之道其情文備至如此所以超為之服義若說做規例故事即成虛套若說惟恐天下人議其薄即成矯飾若說所以勸誘招致即成權術如何能感人為服哉玩此文說有禮都在情意真至處婉轉動人正是禮字看得好他家纔說着禮便落在外面自晉人以後讀書人服孔只得如此

此之謂

[illegible]讀書入眼孔只得如此○[illegible]

[illegible]動人○正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君子深造　一節　　歸有光

大賢論君子之學務于自得者極裕内之妙也夫理得於己與襲而取之者異矣其妙有不容已者君子亦烏得而不循其存以求之也哉何則天下之求道也率之以因仍之習者或至于撤焉而不振乘之以躐易之心者又病于驟焉而不入若夫君子之學達夫躋聖固其所期而至之者然而博文約禮恒不敢忽乎天下之所易而無執方以循入道之塗窮神知化固其所望而翹之者然而窮理踐行恒不敢從乎天下之所難而妄自邇以順階級之序所以然者蓋以道可遇而不可求苦心力索常不免於扞格之患理可順而不可強優

○反○以○道○　○反○探○道○　○上○下○本○末○始○

○本○之○理○澄○徹○無○疑○　○求○道○講○得○甚○切○實○緊○東○非○老○學○不能

○可○知○張○横○渠○先○生○程○子○尚○道○是○道　理生

厭飫乃所以須其自定之天也君子亦欲其自得而已自得之妙有不可勝言者將見理得於己則神宇宏固太宇之宇宙之宙宏而深厚之貌固太宇之宇宙之宙宏而深厚之貌退藏之密而外物之紛紜無以撓其靜正之體動而無動而天下之至精在我矣理安於心則性天淵源之溥博有以裕其富有之業靜而無靜而天下之至變在我矣一於是以吾之所資應天下之所取事物之來不一其途而至理之流行者隨寓而皆適化裁之妙惟窮所遭而在右之遭至者無往而不合不以吾身應天下而以吾心之理應天下天下之至神在我矣蓋心者至道之舍也功深而不病之以正助故成性之所以日存理者自然天也機順而不泪之以成心慈大化之所以非室而其妙有如此者君子奚為而不欲自得之哉所以學之所以必循其序也

深造以道有兩層義以道是為學次第條目工夫深造乃進取不已玩語意兩層中又側重在以道上故註下而必以其道者句其意甚明蓋必以道乃有所持循而能自得不則深造箇甚時文多略以道而單講深造即有及之者亦泥說得簡漸進意如云君子深造之以漸不知註中進為之方之字確有實事在此處看得混帳下而儘他說玄說妙都無是處讀此乃見真實義玄妙又儘不同

君子深

博學而詳一節

君子之學博而精也蓋博所以擇之也為學之道當如是矣且夫天下之理盡於約也天下之約藏於博也學而不博則偏狹固滯而遺忘必多無以為約之之道博而不約則泛濫龐雜而散亂無紀無以收博之之功故君子博學詳說而從事於參伍錯綜之間況潛默識而必求其至當歸一之地會之而無所遺然後通之而無所礙也分之而盡其大又必析之而極其精也一如一事之間而旨意本末為類亦有不一者於是摠集而詳究之初非馳心於事也亦惟于事之理反而求之欲得其當然之則耳如一物之微而表

歸有光

裏精粗其理有未易測者於是無揑而精核之初非喪志于物也亦惟於物之理循而觀之欲得其所以然之故耳其博也所以為約也一包含周遍會一於萬而非徒博矣融會貫通含萬於一而非徑約矣是則君子之所以為學者也若夫誇多以攻記問之學脫略而求頓悟之妙吾不知之矣

人止見得博約兩頭不道譯說反就中間正有回互經歷處祖人一棄舊未到先生手如棄粒入筲又節眼一點混帶不過如此方見博約合一處與五根處截然處先後倒亂不得處水屑不漏○昔之邪說但有約而無博近知其說之不通又變為先約而後博謂聖體會自覩其妄不須深辨也

門一貫是初入門工夫得此一則腳在手然後去格物窮理自此為包羅巧妙不知其與聖賢所言處默默證導者從此等文字尋之

原泉混々一節

雲峯胡氏

大賢即水之有本而要其所歸見聖人取水之意有在也蓋天下之水所以必達而極其所歸者自其有本以致之也善觀水者亦以其本而聖人之情見矣且聖人之取水固有微意也孟子於徐子猶因其所不足者而告之以為物之在天下也恒顯其自然之理聖人之於物也安觸其有感之天仲尼稱水之意有不在我而在物者矣何則天下之水凡皆有所自以洪其源千先而後極其所至之塗而其去也必有所歸以濬其流於後故有源之水出之混々孟氏異乎易盈易涸之流而可以豫知其綿遠之勢矣吾

歸有光

節○之○從○道○理○体　帳　親　切　分○明
見順其不已之機雖晝夜晦明天運之往來不窮然推之不見其始
引之不見其終萬古如斯而未嘗往也由其漸進之序雖榮廻起伏
地形之夷險不一然得坎則盈乘流則逝千古若一而未嘗止也由
是而極其所之必以大海為至萬頃之汪洋各極于尾閭之壑百川
之灌盈咸縱于歸墟之壑而水之勢至是極矣蓋其源也深而不可
窮其所自故充之而必達其流也長而不滯于所往故行之而必信
故放乎四海之大而實自其有本者為之是以隨窩而有見有以深
發聖人之心因見而有言自不覺其嘆息之至而水哉水哉之稱夫
亦有感于是耶觀水流而可以識聖人之情矣觀聖人之情而可以
體于不有本之學矣彼不自求其本而急人知者亦自戾於聖人之
教也夫
固是歸重有本然中有不已意漸進意必至於極而止意俱是學
道中緊要節目不得輕過文亦
詳明簡盡此理家封嘖手段也

舜明於庶　節

歸有光

聖人之於道知之盡而行之至者也夫率性之謂道也知之盡則神（不見此処話頭）矣行之至則化矣神化之妙於自然者其惟聖人乎此孟子勵天下之作聖而必稱聖之能盡其性者也意謂人物一性也聖狂一道也（居子中人品正多得舜之生安不）道出於性而性全於人去之者固已滑於物而存之者亦未達於天也（同）吾於大舜見之矣是故天道之流行固無往而不在神而明之存乎知也然人之困窮而通者多矣惟聖人者則不思而得也流幾物先見天下之賾也清明在躬通天下之故也至於鳥獸之大（庶物兼事物）與天地之宜而皆有以觀法象於乾坤焉人紀之修晰親疏之分也彝倫之

是稱武王周語

我豈際殺之秋也至於昭穆之序與燕毛之齒而皆有以觀會通於典禮焉此聖人所以類萬物之情通神明之德而濟哲文明之智藏揮於明目達聰之餘所謂生而知之者也而豈若天下之悅諸心而研諸慮者以為智乎夫乾道之變化固無時而不然默而成之存乎行也然人之優和而至者多矣惟聖人者則不勉而中也道濟天下而不遇人見聖人以仁存心而好生之德洽而不知惻隱之端不見聖人以義制事而用其中于民而不知時措之宜不聞亦式惟其機之動而已矣非期而後有者也此聖人所以澤萬物而不為仁整只亦順其性之天而已矣非求而後應者也曲成萬物而不遺人見物而不為義溫恭允塞之德敦篤於精一執中之際所謂安而行之者也而豈若天下之率其辭而揆其方者以為行乎吁生知者豈無用乎蓋有用而無心者也安行者豈無禮乎蓋有體而無迹者也固非天下之至神至化者不能與於斯要不越乎存吾幾希之天焉耳

豈渭分帖体用

知行

恭用易語為後人借徑作此題宜從虞書斟酌論議

陳百史

用易語何害後人安能借徑易語於諸經尤難用正苦人不肯借耳學者為文自當根本六經融會貫通而雜用之但問理合與否熟於心而注之手泪之然來足以發吾意而不自知其為何經乃佳若作此題必據此書便是篆伯死法必無佳文矣此種議論最

淡鄙皆不會讀書人秘訣世間四書倫考五經類語等俚鄙不通之書所由來也○看此文者必以為板實不知此板實是太僕真本領諸君未到此地位懸此境界以俟異日莫便一笑置去

舜明於

大野言聖人知行之妙于自然見其能全夫天也蓋聖人之與天下無以異也惟知行之各極其至而以能獨全其天耳天下無聖人而人之道廢矣耳夫道心之在吾人甚微也天下頑不察而淪胥焉○是故知此理謂之知行而聖人之行為天下之安行言之知為天下之生知行此理謂之行而聖人之行為天下之安行言○明○察○不○同○耳○庶○物○人○倫○豈○異乎

言其生知亦不越吾心之所以知○人○都○在○此○處○不休○去○只○此○處○不休便明察○者而有以作哲故品彙之散殊在乎宇宙之間者至賾矣合之若不能以盡其大者然性命之流行該非吾心之所寄而淪晳之所窮燭不以遠而遺也倫紀之所以敘秩而

為典則之常者至切矣析之若不能以極其精者然帝天之流衍乾非吾心之所通而文明之所照臨不以近而忽也蓋天神天明照知四方而六合之大一身之間皆吾明察之所徹而聖人何容心焉一言乎安行亦不越吾心之所以行者而有以盡化故帝德廣運而好生之德洽於上下人皆曰聖人之仁義矣(仁可學而義可學也)有之仁以妙應物之感初不知天下有所謂仁者而勉以行之也王道無偏而光天之下敢不敬應人皆曰聖人之義矣然温恭允塞之所至莫為之順初不知天下有所謂義者而勉以行之也(由非行)蓋天精天粹萬物作類而四海之廣兆民之衆皆吾仁義之所存(人皆可為堯舜自有之義以達百為之順初不知天下有所謂義者而與我以當知之理者既洞析於胎融之天而其與我以當行之理者又妙運於川流之化其所以存此幾希之心使人道不淪於禽獸者非聖人其孰與於此

規摹宏安體象極其巍峩直與人間路斷而人皆可為堯舜意又隱約閑通蓋生安只在明察由行處不同無物人倫仁義人之未嘗虧欠也方見孟子歷叙大意

舜明於

惡旨酒而好善言　歸有光

聖人不已之心見於好惡之所發也夫道至於聖人宜有以自足也（意精詞語渾）而於天理人欲之際尤嚴好惡之防豈非心之不自已者耶孟子此意論聖人之所憂勤惕厲而以禹之事言之謂夫自有宇宙以來斯（是禹第一篇妙）人之所以立於天下者恃此心之存也聖人不得不重畏於此耳是（起不是下面不關心也）（此句纔稍覺便粘紙欠活相）

故旨酒之流禍也人之溺之者多矣以大禹之聖宜無俟於制外以安內也然而無數之保尤不容於不勉者而旨酒之惡自不容已焉蓋旨酒人欲之所在也欲之乘也因於有所間而入遇于無所間而（無間意刻入精微）止聖人之心常存而無間也則惟見其可惡焉耳彼其儀狄之疏旨

酒之成世徒以爲祖宗垂世之慮而不知自其一念不自逸之心爲之者多矣以禹之大聖宜無俟於此一以至於嘉言之稗益也人之忽之也而禹之心善于頑養之勤如此一心之善于取人以裕已也然而不自滿假之心猶不容於不勉者而善言之好自不容已焉蓋善言者天理之所在也理之於人也因於有所間而拒遇於無所間而合聖人之心常存而無外也則惟見其可好焉耳彼其伯益之拜皐陶之俞世徒以爲廟堂相儆之風而不知自其一念不自懈之心爲之也而禹之心著于同善之大如此一是知凡禹之惡皆肯酒類也遇在於善言則好善言類也遇在於肯酒則惡肯酒也凡禹之好皆善言之類也遇在於善言則好善言也此六理之

以無間也後之觀此者其以禹之心爲猶存也耶

此就一二事以見禹之心耳只好惡之所發一句已括繳二比方

是正意文子子

下面數節何者不是去欲存理見其心之察提出無間句主總着

大禹真身稳向別聖人通套不去看程子各因其一事而言又

云非各舉其盛聖人無不盛可見泥煞此事上着解不得然如近

人堂統存心而以其事支綴其間做成混帳活套尤無義理震川

先生實指肯酒善言發揮而大意分明言表只在道理真自然得

法但講法便不能到此入肯酒句意嫌其突着及見別一本云

物欲之來其乘人也易溺人將胥而從之也而此心之存者幾何對云生於養言之來其入人也多忤人將拂而棄之也而此心之得者幾何語竅虛圓必先生改定本也錄正之

禹惡道

周公思兼

聖人體群聖之道精思而力行之也夫羣聖相傳之道（承上啓下）身體之甚難也思之惟精而行之惟力周公之憂勤惕厲也且夫聖人者道之寄也天授聖人以其道而聖人繼天以其心而均之有不能已者耳是故三王作而四事見焉不期於後之有周公而其所以俟百世之心固未嘗忘也周公出而此心同焉不必於前之有三王而其所以紹往聖之統固於斯在也一於是乎立極

宗也存神以應化以極變通之宜以盡化裁之妙而思以兼之諸舍

四事無所法也是則周公之於三王宜無不合者矣而猶有不合者
尤足以觀聖人用心之所在也蓋斯道之用散於迹而迹者緣物而
滯固有施之於時而拂用之於勢而悖者矣于是而不思則不足以
擇道而固以行之何益也故周公聚精于仰思之餘而潛究先聖之
與若身處其世而躬履其事者非強以求其同也意其必有同者在
也謂之曰仰而思之則儼若不足以盡其狀也而周公之於思也可
謂殫矣至于幸而得之也則斯道之體會于心而心者迎物而解夫
後知事者聖人之迹而非其所以迹也於是而不行則不足以體
徒以知之何益也故周公勵志於未明之時而後藪聖人之蘊
身不容以自安而事不容以自緩焉非盡行其同也以其同者而用
之於異也謂之曰坐以待旦則沛然不足以喻其決也而周公之于
行也可謂勇矣于是會三王於一堂之法凡以堅以瘦以淡以朴以參差曲折隨文勢屈注者此今人之文合於古史漢之文者也語必尖必纖必整必麗必濃纏手縛脚惟恐錯誤此今人之文合於六朝而卑弱軟靡者也近日學無源本者以好古號召天下子觀其所尚撰經儷子取整取俊取尖取濃徒見其臭

聽耳安得為古試細心讀震川先生作當自知去取矣艾千子
此心同此理同二語人多誤混人心最是不同事理亦甚不同所
謂心同者只同其憂勤惕厲處所謂理同者只同此事物當然之
則聖人正於不同處推求得盡執兩用中惟精惟一故其同為真
同孟子說周公所以能兼施正妙在其有不合一句此正千古聖
人相傳本天之學也異流本心起教便將此不同之心認為良知
天理自以為憑此施設無非聖人作用更不須講究事物之理傲
然橫衝直撞可以宇宙由我不知只此一點空疎無忌憚之心已
與聖人絕遠心既不同矣何從而得理之同乎先生提出此句精
神作下四句樞領兩大比開闔旋轉一氣灝瀚無首尾對偶之迹
兒精詣也

抽矢扣輪去其金
衛人干禦寇之時而曲全夫為友之情大賢所以有取也夫為友而
不忍相加情之厚也而亦豈非善取友者之報耶孟子言夷羿致逢
蒙之禍蓋亦有以有取者故以○但○說○孫○子○之○幸○為○是○○○○○○
之取禍或以之獲全若子灌孫子豈不謂之幸矣乎何則方侵衛之
時而疾作宜孺子之不能師也乘敵人之閒以應兵宜衛師之能壹
敵也而庾斯者乃能念一藝相傳之脉不忍乘機以取勝篤再世師
門之義不欲以兵矢而相加一以為○幹○擬○圓○善○○○○○○○○○○
扣輪嫡以示君命之不廢也亦何敢以其所數于我者而甘為學弓

之舉敬冤可殲也孺子不可殺也扣輪去金于以示友道之必全也
亦何忍以受教于彼者而敢為反射之圖鄭之不道薄我郊圻正軍
特孟懿之日若可以孺子之疾而掩之然小國而有勝敵之名亦非
計之得也況侵師已却則主威亦既伸矣君命友道豈不兩全也哉
衛之不競數被寇侵寔臣子效命之秋若可以因敵人之困而乘之
然以病而迫人控除亦非義之所出也況孺子已服則君命固無貳
矣公義私恩何至偏廢也哉一忤庾斯非特義射亦可謂之賢矣夫鉏
麑違命也觀其仁可以托囚況庾斯此舉實無可殊者宜孟子稱之
以示取友者之法歟

孟子引此止耶羞取友之得報以証羿亦有罪之義庾斯所處之
是非固不論也得此一番洗刷庾斯十分僥倖後二比四路把截
曲之放出生路有殺有活真擒王手也

擒矢扣其一

曲之處北面拜其餘皆就其

非固不能也一語如

抽矢扣輪去其金其二

衛人欲金其私所以示公也夫公不可示也示之以公亦私而已衛人夫亦篤於存舊之義而失其輕重者耶孟子特以取友言之而未暇責以大義也且天下利害相形是非相迫君子必有一定之見而無兩全之理亦決之義而已一方衛人之追子濯孺子使故舊之義當金則縱之可也軍國之事至重則取之可也一夫何庚公之斯一心以為公一心以為私既謁款數營以道其情故之私復虛餘軍容以示其交兵之狀彼亦見君命之重而變予之不可廢又徒以孺子之故而去金以為名誠以金雖去而矢固猶用也無用矣之心有用矣之

迹是不射而射也歸可以報其君矣矢雖用而去金不爲害也將欲（雋句）
取之必姑與之是射而不射也而不至於阨矣其不能不用矢者陽（不切）（收○住　庚斷　供吐）
以示天下之義也而必去其金者陰以全天下之恩也殊不知兵貴（方○轉○出○批　駁）
種數苟不害人何取于射射以必中矢而去金何有于矢是以實心（方○直○下○勘）
（斷○嚴○刻○無○可○遁○處）
待其友而僞以事其君苟以狥三軍之耳目而急愛君之實意自謂（題○外○補○出○主○意○古○論）
子言之則爲濟友自庚公言之則爲欺君矣一時則爲庚公者當何如（斷○濟○倒）
（結束注）
曰受命而出無君于上無敵于下殺其爲寇者非殺故人也如必致（結○出○正○旨）
人可全推轂之際以誠而告使他人將之可矣不然雖赴鬬可也
以首直論庚斯所行之非義發明摠註之說宛宛曲曲逐步放鬪

至論收除是絕妙一宗公案爰書以定國之寬成張湯之峻世第
一等老吏手段文章法度之妙亦盡于是

抽矢扣其二

一善夫史手劫文華却退少此海盡干哀
○
[illegible]劉張吳鄧牧一善公潘[illegible]書如玄圃之遠如郭熙之遠也華

抽矢扣輪去其金其三

鬼者劫[illegible]為友道計也夫私不可滅公也射者狗之如公義何自今

言之善浴而私恩起分嚴而公義立然私恩出于一己而公義懸於

○此○等○處○見○朱○子○提○註○之○精○
○見○此○排○場○之○法○
朝廷勢均重也惟其權之而已矣今視庾斯於子濯孺子有師友之

情於衛有君臣之分一未幾搆兵勢相軋也事病於情分之兼舉然友

○縱放庾斯○是路却正是○摘
道君命機相觸也事眩于公私之兩持一故於其射也假抽矢之咸以

庾斯地
示不敢廢之道蓋分有所不得不為者也決去金之計以遂不忍害

後人貪蔽○議論每略點本○文看光
之心蓋情有所不容不為者也一夫射疏及遠乃兵家之所特抽矢而

輩即自○出○議論不放過本文如是
公去其金固不能以其所特者乘之也舍矢如破尤庾斯之兩長去

全而後敢射不能以其所長者賊之也是徒知私恩之可伸而不知
公義之不可屈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鄭之侵也曲在友也於二比斷得廢公義三字徹
孺子不可縱也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衛之追也直在君也於君還要商量
命不可違也是知庾斯私恩雖全公義則廢何足取哉孟子特以取
友言耳

此即前作之意發明前作于全私見其徇情之非故文曲而深此
於廢公見其賊義之實故其文簡而峻到此乃發明得盡後二比
與首藝後比對看彼曲此直這便見道理真偽分界處然各盡其
妙正當詳說論此題只就取友上說不及旁意為高程子曰學
不講文義全背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于濯孺子事孟
子只取其不背師意人却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先生三
作有予有奪無不擅勝然皆泥事君立說畢竟犯程子之訶後二
首猶帖朱子懸註若首作則更從而為之辭矣

抽矢扣

天下之言性

全

大賢論自然之理以明智者之不可鑿也蓋理本自然循之則為大智矣水之性天之故其理皆自然而智者亦何容於鑿哉今夫天下有以循天下之理一何以言之蓋智字之說起源主張之大智不貴乎用一已之私而貴乎有以因天地之感動必有自然之勢是即故之本也因利以言故因故以言性非難知也天命之流行必有已然之迹是即性之驗也故非造作者亦循其性以因其故而已矣或者有事于穿鑿是所惡于智也人為之偽不可以言智也誠如禹之行水則無惡于智也德性之知

可以言智也一夫禹之行水以水治水而禹無心焉吾之處事以事處事而吾無心焉則不越乎自然之故而因以得大智之實而果何事於鑿乎況又有不必鑿者矣嘗試觀乎天之高而運有軌度焉星辰之遠而舍有躔次焉皆所謂故也由是求之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以得推步之術以為運算轉歷之地矣況于日用事物之間苟得其故無不可知而所謂穿鑿者亦何用乎是知以經地利有治水之道而性可循也以觀天文有治曆之法而故可因也蓋性本如是是以用私者勞而無功循理者逸而有得其故無渾沌之智所以在此而不在彼也惟小智之穿鑿偏天下而天下始多事矣

此章論智非論性也開口便道天下之言性便是天下之言性便是所惡於智者只反覆說明此意快利中自見渾涵不夾雜不徑露不倒亂堂混要到此艮是不易

君子以仁　二句

君子之心能不忘乎道而已矣夫仁禮者道之大端而君子存之者惟此耳舍此之外夫豈有以異乎人哉何則天之所以與人而不可自已者心也縱心違道而所處亦既下矣何怪夫君子之異於人乎是故生物之理具于心而謂之仁仁者流而不息者也奚俟夫君子之存之也頃理欲之交戰而機不能以自持於是乎仁者始勝矣君子恩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吾可以不自懼也吾亦存吾仁而已矣天命為重而防欲自固無撓于客感之私以造化為心而慈惠周流無隔于異形之體蔵諸用者元善之懿也願諸仁者長人之德也

貫理熟自然圓滿飽綻

根於一心而實通于天地萬物極于天地萬物而實未始離於一心

此句太占下地反說得全理

者仁之一也故雖天下之變日交於吾而有不可以理喻者要之不

小樣

失吾常而君子不以外傷内也其不忘於仁有如此者加物之理著

于心而謂之禮禮者散而各正者也奚俟夫君子之存之也顧敬肆

之相乘而勢不能以自定于是乎天者始泯矣君子思天之所以與

我者何如而吾可以不自撿也吾亦存吾禮而已齊莊中正而非倚

禮字

無題微

之于無所入權節退讓而凌傲之氣無所施渾然中存者無文之禮

也燦然外著者因情之用也起於一心而達于天下國家雖極于天

下國家而實未始外于一心者禮之一也故雖天下之故日攖于吾

而有不可以情遣者要之遂得吾體而君子不以變廢禮也其不忘

于禮有如此者是知仁存心者非自外也仁為人心也以禮存心

別辨以字入細

者非假物也禮苟心生也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乃所以同乎人也

心是活物有道有人人從道則聖道從人則狂仁禮即道心也以

仁禮存心即吾心中提起道心為人心之主非外面別取箇仁禮

以強制此心也但以字說得着迹存字講得粗淺反做成義外矣

惟先生橫說豎說都無滲漏到此終見其知解真道理熟也

君子以

平戈朕　三句

隨其兄之所有皆其心之所欲甚矣象之所欲無厭也隨兄之所有而皆欲取之何其用心之忍耶萬章欲知舜之所以待弟而述弟之所以待兄者問之意謂舜之殺舜也其心固不止於物而其言則欲滑乎物也自謨蓋之績成而覲覦之欲亦遂矣有其武事而言有干戈也一以主蔽為功一以主刺為利古人用之以禦戎者其在舜宮則為天子之所御而其後舞干羽以格苗者用此物也象欲因而竊之以為己有以為牛羊父母有也干戈非牛羊之比稱之比之其以飾吾之玩乎蓋兩階之舞已遠亦物在而人亡矣朕何得

（此雖點染恰合然而纖○矣）

（後事即與前語矛盾）

原件短缺

P115

子既嘉而一句校人欲議大夫之受誣也公先自實其事焉夫君子所信者天下之公理也然則以理受誣宜矣今校人乃自實其事者豈以是為得計耶昔校人之欺子產也子產既信之矣乃出而語人曰吾始以子產為天下之至智終以子產為天下之至愚何也畜魚之事子產既有命矣復命之際而我固有辭矣殊不知予也陽受其命而陰逆其心以為池之所有得是魚而不為之多雖取而自有之可也面聆是言而私違其旨以為池之所蓄失是魚而不為之少雖烹而食之可也吾想饋者因誠而倫物生魚之饋信乎其戲矣然名則饋之于子產

而不有之耶自其文事而言則有琴也以八音為節五絃為制古人用之以遣情者其在舜宮則為天子之所製而其後之歌南風以阜民財昔用此物也象欲因而攘之以為己有以為倉廩儲積父母有也琴非倉廩之比拊之搏之其以暢吾之懷乎蓋衫衣之容已遠亦音存而操變矣朕何得而不有之耶至若戚者弓之雕以為餘蔵之玉府以待有功不敢輕以與人也故報晏而形弓是賜專征而弓矢是錫舜之有之得非舉四岳而為朝廷之名器乎柰何象為括囊之計以為是戚也父母無所取之也孤矢以威天下用之可以為武備射以觀德用之可以為文蓋四岳諸侯之不至則鐘鼓之饗亦已矣朕

也實則饋之於吾也饋者有意而無
命信乎其仁矣然名刖置之生地也
無仁矣未舒者何由而見其未舒也
虛狀乎應對之時受實惠乎無人之
地所謂圉洋者不過以無
為有而豈其有者哉明者嘗先覽矣自得者何由而見其自得也遠
逝者何由而見其遠逝也歸虛詞乎應對之際利其有乎不知之地
所謂悠然而逝者不過以虛為寔而豈真實者哉智者當加察矣是
則既不能周知乎隱伏之事而乃加信於無據之言子產信乎其不
智矣然乎產所信者理也子產之不智不亦宜乎抑論天下有是理
必有是事而君子未嘗誣人也校人非能欺子產也以理而欺子產
也子產非能受欺也見理而不見校人之欺也入宮之言象之魚既
烹矣而辭喜之為得所也宜哉以聖人之德盛象雖冥頑不化
安知恩君非瞽瞍底豫類也然則雖謂舜未嘗受欺亦可也吾獨悲
夫校人自言已之不仁以彰主之不智為天下之至愚耳
烹而食之後來拙工下老實形容一番如戈陽腔排場雖足發村
監之一開然最俗極無味此都用虛映之法句句是烹食然無一
筆觸犯正位更覺意趣無窮波瀾蘊籍

故君子可　二句

君子所以待天下之物、惟其順而已、夫物感之有情僞、君子所不能必也、有以順之、而大公之理得矣、而亦何心于其間哉、此孟子所以言天下之心之所存、惟一而事之所感有萬、其雜至而攻取于我也、宜其無以辨之矣、故以心而迎物、則膠于心而不能以裁物、以物而勝心則狥于物而不能以達心、是故宜有理以主之、爲以理而處天下、固不能以絕天下之欺、要之天下有欺我者、吾亦無容以逆之、而君子之所信者、惟其方而已矣、方者理之著也、而欺者緣理以求售、雖其外貌之施、未睹乎中情之著

題震八利

而施感之際要不出乎人情之常則彼雖以人欺之我則以天而信之因物順施而忘施而感之際與迹俱化而泯其億逆之念蓋倏忽變化而不可方物所以為心而誠任自然無所庸吾力焉以理信人而已不與焉于是受欺于人者乃君子之所以為道也君子豈受欺于人者哉亦受欺于理而已矣

一段

乎明卒然而蒙其不幸者是天下固有可欺也君子也然君子雖或受欺于天下而亦無容于盡受天下之欺要之天下有罔我者吾亦不至乎惑之而君子之所察者惟其非道而已矣道者理之則也而罔者悖理以相詐雖其奸巧之為或可以眩其疑似之迹而緣飾之

為終不出于人情之所安則彼固以人罔之我則以天而察之機伏隱微而有以照燭其真情事當狐疑而有以燮覺其誣罔蓋巧詐橫生而易以蔽惑者固小人之所以為奸而虛明必照物無遁情者乃君子之所以為德也君子豈好為察者哉亦理之所當察而已矣以理御人而已不與焉于是可以見君子之明之勝而亦不害其為誠雖然而不為其所亂者是天下終無可欺之君子也一循是以觀舜之於象其又何心哉欺之以其方焉惟其順而已矣

吾論文嘗不喜說圓字圓者軟熟之美稱文至軟熟其品極下更無長進之日亦無救拔之方是作之佳却止是一圓字玩其圓處

純是頰筋獅滑何嘗有一點軟熟氣可知世間之所為圓者非真
圓也

故君子

象至不仁　封之

門人論前聖之封弟既非所以保民亦非所以服民夫誅不仁而天下服此一舜也今以不仁而封之愛而公者所不為矣孰謂舜也而頑為此哉萬章之疑如此意謂王者保民之盛德在去惡以全善王者服民之大法在賞善而刑惡凡天下之言仁者莫如舜仁人之心必愛之則必有以及民象有傲德之凶殺兄之暴不仁甚矣而使之居民上以肆虐于下則有庳之民受其患者必多濫在高位以播惡於眾則是無罪之人被其毒者可憫夫天子以四海為家而獨困一方之黎子恣然不加之意則好生之德柱是乎有虧矣聖人使萬物

歸雲別集　卷五　下孟

得所而故縱一人之殘虐忍焉而不為之戚則如傷之念吾見其不是矣仁人豈如是乎且仁人之心公主則必有以當罪舜有流放之與殺殛之戚不仁詛矣而至于兄弟之間遂變前日之所處以天下名器為私昵之恩諱弟之惡頓忘疇昔之大公以天下公爵為匪人之及夫刑以懲奸加于所當加所加必當加而頒賞之則是非逆置而小人得志矣賞以酬功施于所當施所施不當施而頒施之則權衡失審而善人無勸矣亦安得為仁乎是則自民之受害而言則舜不為愛不愛非仁也自象之受封而言則舜不為公不公非仁也蓋無一而可者萬章所由疑也抑亦知待弟不可與他人例而于其間又自有善處之術乎

驟看題句是一氣直落語被他畫做兩項條例界分截然對仗精工無牽配之迹其一氣直落處仍歸自然該義又極正大當理似更無解脫處小之磐搆其精細變化如是

象至不

故謂之故見之大學在聖人之待弟明其迹而得其心者也夫舜之處象其迹固有似於放矣而心而論謂非恐其暴戾欲其常見也哉昔孟子答萬章之問謂夫聖人之于弟亦盡其心而已矣至于迹之疑似有不足恤也故非不欲相忘於不言之天也而乃與其國而去其柄有分土而無分民至于蒙人之疑者聖人之不得已也有庸豈齊夷之地析圭

爵豈嫌逐之例哉亦非不欲自遠乎不賢之名也而事變之來不能如吾願鬻慶之習甘冒其形似若取必於放置之誣者聖人之不幸也重華豈借忌之主而同氣豈禁錮之流哉蓋其心以為寧使吾身獲放

弟之名無使吾民彼不仁之禍以故養之有禮俾無亂法而作成制
之有術使無倚勢而施暴有封符之利無封符之害處置之間何周
而當耶夫如是則子之所謂虐民者固不足慮矣一然就論其中固見
其有保民之一事而其實亦本于愛弟之至情以故機務不閙正
優其入親之限繁劇不累欲以慰吾願見之懷眷須有加家人殊禮
親愛之心何時而已耶夫如是人之所謂放弟者愈不足辨矣呼封
之而不得有為者思中之義也優之而使常見者義中之恩也不得
已而載之以義而又終歸于恩也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總是推論所以致或曰放焉之由此從形迹疵似上來虞舜當時
只一片愛弟之誠而愛民之仁成物之智又未嘗不周見聖人仁
至義盡知明處當正辨其不是放時人純於作用上起見反寫做
真實是放而體統非放皆後世封錮親籍猜忌殘薄之私與聖人
心術正相反學得到此剛柔動靜止宅淵真大家氣象
歐湖之

百里奚不諫

惟有智之士歎無益之言○言奚智者不失言也○大矣哉國事之已非而不為無益之空言謂非智者而能之乎宜孟子以是而辨其無干主之誣也意謂考人必本其素履達者不惑于羣言欲言百里奚之賢盍即其素履而觀之乎○奚之事虞也知虞公之必亡棄乘璧非可以口舌爭晉人之目已無虞虢不可以議論易也為君子之諫君也非固屬屬以自異為其有所裨益也使無益於成敗之數則亦何貴于贅言君子之有言也非固好辨以為能為其有所建明也使無益于國家之體則亦何嫌柱自默而勿聽猶勿諫耳況宮之奇已諫

於前則吾猶可以止言而勿用猶可以鑒彼則曰晉不可啟吾則曰君心之惑不可回也土崩瓦解無以救其失矣雖臣子且柰何哉師不可返也建瓴破竹吾已見其然矣豈輩舌所能槩哉寧屢括囊之戒無寧鯁逆鱗之慘非不欲碎首一陳以昭忠憤之氣也其如時之不可勢之不行何寧冒自全之嫌無寧形自失之悔非不欲伀顏一爭以彰骨鯁之風也其如言之不入君之不悟何在前圖以為是（盡不作辭語讀語下更佳）在奚亦不可以為非邦無道其默足以容也其守容默之節者乎言不足以為重不言不足以為輕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也其有不居（忠見題意已）之志者（是）是其洞徹興衰之故深明順逆之理見幾而作歸嗇其身由是觀之仝牛于主之說多見其誣矣

要說得百里之忠君與宮之奇同而見幾明決又高一着若但欲避難自全隱默圖利是奸也非智也智字識得不錯總勘得此一重公案

集大成也　十句

大賢奏樂之全以擬聖德之備也夫樂之成始成終而中和之紀全矣聖人之知行盡至而時中之道備矣以樂擬聖可以見夫子之異於三子而道之所以不可拘也何則三子各以所長自奮於天下適吾夫子出而三子之道廢矣然不觀大成之樂何以見聖德之全是故比音而樂之謂樂而音之所作亦有自為始終而偏于一者矣若夫大成之樂則金以聲之而敷暢於其先玉以振之而收斂于其後一惟衆音極條理之全而金玉統衆音之會故聲之以金若止于金之用而已然金之聲鏗而圭於發揚故樂之初作藉之以開其端則

者之文也○○○○○○條○理○二○字○不○苟○○○○○中○有○聖○人○之○道○在○○○
凡以咏以間而十二律之度數所○○○○○○○○○○○○宜天地之和者自此以交作焉○○○○○○○○○○○○
條理之○○始管於是矣振之以玉若止於玉之用而已然玉之聲鏗而○○○○○○○○○○○○○○○○○○○○
主於節制故樂之終閟藉之以收其韻則凡既和且平而十二律之○○○○○○○○○○○○○○○○○○○○
齊量所以盡性術之變者自此以達皆止而條理之終極于是矣一夫始○○○○○○○○○○○○○○○○○○○○
條理者○樂之事也而夫子之知有同○○○○○○○○○○○○○○○○○○○○
○深○從○來○細○儒○從○何○得○解○○○○○○○○○○○○○○○○○○○○
先而亦其事之所由以始者矣惟夫子智周萬物而不偏於知所存○○○○○○○○○○○○○○○○○○○○
者神而與天合德則其虛以待之無為之先者固用之所以藏也終○○○○○○○○○○○○○○○○○○○○
條理者○樂之事也而夫子之聖有同焉蓋聖人之行在於既應事之○○○○○○○○○○○○○○○○○○○○
後而亦其事之所由以終者矣夫惟夫子行無懈迹而不倫序行所○○○○○○○○○○○○○○○○○○○○
過者化而與天同道則其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固仁之所以顯也○○○○○○○○○○○○○○○○○○○○
知周于條理之始故知有以極天下之全行同於條理之終故行有○○○○○○○○○○○○○○○○○○○○
以極天下之至所謂夫子之集大成者於兹見矣若夫三子者知之○○○○○○○○○○○○○○○○○○○○
不能以盡而行之不能無偏非樂之倫音也○○○○○○○○○○○○○○○○○○○○
講樂處閱通聖人之至道講聖人處比附大樂之精微以理學為○○○○○○○○○○○○○○○○○○○○
根柢而出入於經術順題疏衍若無甚異人道是峻絕令人攀躡
不○止○

始條理者

大賢即樂之成始成終者擬之於聖人之德而有合也蓋知盡行至（在盡字至字）

固聖人之所以為德者也不有極天下之全而類於樂之始終條理者哉孟子之論夫亦獨觀其深者（為○始○絲○但○非○集○大○成○之○○始○終○其○提○破○此○是○全○理 乃 則）

始而行以體之於其終是雖聖人猶有偏焉者而未有盛于夫子也（三○子○有○有○條○理○之○○始○知○

是故于樂之始條理者吾得諸夫子之智焉蓋樂皆有所始而始○（盡○始○條○理○之○始○不○同）

不能無遺音者有矣惟夫金聲之宣有以挈衆音之條理所以為大

樂之成始者也若夫類吾夫子學（然○不○同）

能外于聖人之心道之有清有任有和者固其理然也而默會于無

感之際者則固昭明有融而有以具廓然大公之體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知之皆真知蓋其所不能預必者天下之時而所能以默契者時行之理以此之理而待彼之時大明終始之妙視三子皆不該聖焉蓋樂皆有所終而終之不能無遺音者有矣惟夫玉聲之振有以收衆音之條理所以為大樂之成終者也茲實類吾夫子以聖而成天下之能而天下之能無不盡也一於樂之終條理者吾得諸夫子之聖人之極道之當清當任當和者固其分定也而旁通於有感之際者則固變易無方有以盡物來順應之妙窮神知化以與天一而行之皆安行蓋其所不可盡一者

天下之時而所能以妙合者從時之變以會道之全陰陽不測之神視三子皆一偏之行矣此其所以無不至也是知樂之大成者金玉始終之全而已矣聖人所以同於樂者知行始終之全而已矣故求觀聖人者不于其全而于其偏則人各狥其所偏而昧之時中之道無怪其不明于天下也已

凡樂皆有始終惟金聲玉振為衆始終之事惟孔子知聖之事能包函羣聖人知聖之事時文止道得聖人必以知始以聖終一層不是看得孔子與三聖無異便看得三聖人於知聖之事有虧欠矣三聖原無虧欠只是孔子更全備變

始條理者　四句其二

大賢推聖人所以同于樂者、惟其知行之全而已矣、蓋備道全美、有盛於孔子也、即其知之盡而行之至者而大成之、喻不既明乎、茲所以下視三子、而見推尊于孟子也、且夫道無不在而見有所曷化無轍迹而行或有方、茲體道者之所以難也、曷有如孔子者乎、是故樂之作也、聲於金、是為始條理也、而孔子之智實似之、謂其知之全也、蓋天下之萬事萬變、惟其所以應之者、固無窮也、而心之神明者實尸之、思通之妙所以為應感之原、而明察之體有以豫化裁之用、夫人孰無知也、知偏而行隨之矣、惟孔子窮理以至命、則有不默

歸有光

始條理

察萬化之原而濤哲所存固已夢燭而無疆深明天下之理而文明所至固已昭晰而無外義之精以利用也神之存以達化也如清如任如和者夫固通知之矣故大樂皆有始而獨倡者或止於一音聖各有知而偏致者或昧夫大本惟金聲有以統衆音於開端而孔子有以立大中于淵默也以是擬之不有以見其知之全乎一樂之終也收於王是為終條理也而孔子之聖實如之謂其行之至也蓋天下之大本大原惟其所以會之者至鉅方也而行之純倫者實成之有觸於前皆有以通其故有感于外必有以出于中夫人孰無行也遠而化為之滯矣惟孔子盡性以立極緣物而制行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而莫非人倫之至因時以立教有不待於外者而莫非天命之流行可見而人不測也化無迹而矩不踰也如清如任如和者夫固無體之矣故大樂皆有終而偏舉者或限於小成聖非不至而不該於衆音于成終而孔子有以運中和之化育也以是擬之不有以見其行之至乎所謂孔子之集大成者如此吾於是而知仁智之合一而道之倫也

能領會下文聖由于知義鋒透紙背却只在本節圈中毫不侵占

較前作更高潔警峭

智譬則巧　一節

大賢即射以明聖智之義而聖人之全德見矣夫德極於聖而智神之也巧力之喻可謂言近而旨遠矣非大賢知德之至孰能及此且夫三子各奮其所長于一世而夫子會而通之不越乎聖智也一智譬之於條理之始足以見其成始之事矣然徒曰始而已而語之弗詳則以為智猶夫聖而已或者猶未足以盡智之蘊也必欲深探聖心之秘亦於射之巧可以得其似也聖譬之於條理之終足以見其成終之事矣然徒曰終而已而辨之不明則以為聖猶夫知而已或者猶未足以闡聖之量也必欲仰觀聖功之極亦於射之力可以稽

其類也蓋理妙于精微不得不由粗以見意道難於指擬斯有待乎假物而為言故廣譬博喻者君子之所不廢焉耳然果何以見之一夫射於百步之外而有至者持滿而後發見其挽強之能射巧而及遠知其膂力之勇則為有力人矣是其見于射之時者也力可得而眞焉(隱曜自會)

為以力喻聖則知聖以盡化而熟者能企其域化裁之際皆發道之進於技矣是其藏于射之先者也力不得而與焉以巧喻智則知智以盡神而庶者能貫其一退藏之密淵用之機而智之所以為智者非力也而其義可知也由是觀之可見力必乘于巧而力可中聖公緣于智而聖可全孔子之異于三子豈明矣

不必見苦心極力之象綫之清自是烟波杳冥正使苦心極力者溯洞而不能至

知譬則

天子一位　六節

大賢豬周室有班爵祿于內外之制有班祿于內外之制夫位以爵定田以祿分其制不容紊焉者也觀周室通于天下施于國中者而帝王一代之制備矣孟子告北宮錡之意蓋曰侯度失而王制雖微周官存而禮典猶在一曰爵以馭其貴焉二曰祿以馭其富焉則其概亦有可言者矣何言乎班爵也自夫太宰掌詔爵之柄嘗區畫內外之秩而詔之於王矣是故有班天下之爵焉有班國中之爵焉有班諸侯而君天下一人撫萬邦之尊列公侯而序伯子男百辟承一王之式分各居于一位爵則分為五等通天下則然矣若公侯各君牧上

自儼恪

而歲甸同南面之尊卿大夫分佐于下而大小同輔弼之責以一位而辨分以六等而定爵其施諸國中者乎夫五等以統天下之秩而合之有經六等以班中國之秩而分之有緯則上下有章而名器正矣周室班爵之略蓋如此一何言乎班祿也自夫太宰掌詔祿之柄嘗經畫內外之地而詔之于王矣是故有班天下之祿焉有班國中之祿焉有制封公侯伯子男而兼附庸分茅有百里七十五十之殊因尊卑之定位品四等之祿食通天下則然矣若王畿卿大夫之采地則視外君而予內臣大國小國次國之祿養則尊者殺而卑者等尊王朝而寵遲恭列國而酌中其施諸國中者乎夫班祿之大自浮於閒架之外此先生不可及處也只是閒架老潔耳而氣象之大自浮於閒架之外此先生不可及處也一起一結都從去籍不詳發論他手為之不少感概波瀾然必露衰颯之意與叫囂之調清此文但覺煒煌嚴正而感慨之情更深此亦不可及處

天子一位 一節

歸有光

大賢詳周室班爵之制內外各有其等也夫爵者先王所以別貴賤（艾○許○便○是○聖○人○）也內外異等而天下之勢成矣其夫有天下者不以自私而選賢與能以與天下共焉茲帝王所以奉若天道者也而制盡於成周矣自其通於天下者言之蓋無所不統謂之天子天子無爵也而爵之所（步武莊嚴紆重體段甚○大）尊也六合之內無以加矣於是乎天子端冕於內六服承辟於外錫之命而重藩翰之寄胙之土而同帶礪之盟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也名異而等不異也合之凡五等矣要之先王非私天下而相與為賜也頒寰宇之廣億兆之衆

苟非聞見之所及則意慮有所不周而天下之情必有壅而不通者矣故為之衆建諸侯而使之錯壤居以大弱成之義而內外相統遠近相維則運臂使指之勢以成而五服之長外薄四海矣然則有天子必有諸侯有諸侯必有公侯伯子男者勢也此先王所以聯屬天下而盡其大者也自其施于國中者言之蓋自天子至于子男皆謂之君上詔爵者也而爵之所先也域中之大無以加矣于是乎各君其國則各統其臣論官材而俾之咸熙庶績亮天工而像之祿予一人卿也大夫也各一位也官異而秩亦異也士也中士也下士也各一位也士同而品不同也合之凡六等矣要之先王非僭名位而捆[illegible]而捆與為榮也頒委寄之重貳務之叢苟非耳目之所寄則聰明有所不及而天下之事必有偏而不舉者矣故為之廣置官屬而使之分職以治以盡協恭之責而上下相承體統相係則絲聯繩牽之勢以成而九牧之倡阜成兆民矣然則有君必有臣有臣必有卿大夫士者亦勢也此先王所以經理一國而盡其細者也是知合六等以治五等之國合五等以一天下之勢周王班爵之制有如此者

封建公侯卿大夫原以四海之大兆民之衆與之共理方是聖人之心今作者盡講入防微杜漸制馭鈐束事制曲防上去將先王公天下之心為秦人郡縣自私漢高猜忌功臣之心後學如此作

文真不讀書也讀震川先生作自見此題正講吾選此章文類此者皆決之獨以結構巧麗存徐子卿作然終非吾本心也文至于午子之論至矣陸機柳宗元尚不明此義況秀才之猥陋乎凡作大文宜固須閒架高濶然閒架實恢擴不開須從識解求之此可類悟也

其三人之矣

大賢述丈夫之友備其數而逸其名也蓋古今多有不傳之事也則大賢于大夫之友其不盡知者亦不能強為之說矣想其意曰孟獻子有友五人亦可見公卿有下士之風而总乎勢者也然五人何人也一棄正裘固其一矣雖事不可不核其實而世遠則人亡證之以裘僅得乎五之一也牧仲又其一矣雖人不可不論其世終得此而失彼益之以仲猶未得乎五之半也仰盛德於傳習之餘惟九原之不作吾未得其依歸瞻遺踪于百世之後茲三子之無傳亦今日之闕事一想其神交氣會爭陳道義于權門卓

歸有光

前有二整比也予謂不然上勢已盡必須一展又開出境界來
然所長在孟氏知其不可缺一也志同道合迭為賓主於當年挺然
上二比則必欠之妙不出公六之一無高節於魯人亦難以軒輊也然古蹟易隱雖閭巷之士有所附而名
方是予必不是三人自從其名一總字有此閒情遠論
竟不施於後世姓氏忘之鄉里忘之縱有可證予第勿深考也往事
華落故活得妙
易忘雖潛德之光終必發而事儔不述于前人父老不傳史氏不傳
又銷繳忘予妙甚
之儔矣于其所不知蓋闕如焉知其人視其友要之固表之匹矣仲
者也為獻子友者也必求其人則鑿矣所主可以信其容要之固友獻子
比例所為無獻子之家者其事顯然可述然則三人者豈可謂予忘
即忘是不忘
之乎友道不可有缺于此亦可見矣

倉尾

至枯索題乃有此洞天靈境凡文至無生發處入作家手即無生
發是生發得此訣也髮化宇宙生心在手揔無窮途死地矣其
開拓都在空際其空際卸盡是寔情實理所造須細心人領之耳

其三人

孔子嘗為 一節 歸有光

觀聖人不卑小官而有取於職之易稱以為貧而仕之法也夫仕至於為貧非聖人之得已而亦不可苟焉者苟焉為貴吏乘田之職豈非擇而取之哉此聖人大中之道所以立極于天下者何則君子不能行道於斯世而至于為貧而仕宜若可以苟焉為之而不知禮義所在無時而可苟者一故辭尊而居于卑非過于貶也以卑者之職易稱也辭富而居于貧非廉于取也以貧者之祿可食也夫子亦嘗為之矣蓋天生聖人不幸而遭遺其窮而委吏乘田之職有所不辭一夫以其為貧而為委吏亦以委吏者卑也貧吾可以免其責于天下是以

夫子為之而其意固曰薄功而享之厚則食浮於人夫惟其職之所在不過乎會計之事而求所以供其職者止於會計之當使其入焉無悖有以謹乎準之數而物產之貯積者不至于屈出焉無悖有以待邦國之用而委藏之勾稽者不至于耗如是而吾事畢矣而會計之外無他求也以其為貧而為乘田者貧也卑也吾可以亦以乘田者貧也卑也吾可以逃其責於天下是以夫子為之而其意固曰無勞而報之豐則取傷於廉夫惟其職之所在不過乎牛羊之事而求以舒其職者止於牛羊之茁使其芻牧有方物各遂其生而可以供膰享之需孳息以時生各遂其天而可以備牲殺之用如是而吾之責塞矣而牛羊之外無他求也一以可見夫子為委吏而道在委吏不欲其過于此者取夫乘田之職易稱也蓋仕而為貧者禮之變為貧而處卑與貧者變之正天下之士取出處之衆于聖人而已矣

仕原主行道為貧而仕者仕之變而行道之體用未始不在其中處之從來後一句倒折入來方見為貧原不在道外可以苟且得者但責任大小輕重不同耳是亦道也人講兩而已矣語意直是輕忽此于會計當牛羊茁壯長中看出絕大本領方見聖人仕止久速無時無事不是乎成手段直至堯舜事業也只浮雲點太虛

此是甚境界○是誰而記矣○豈是苟且了得○不是太僕莫想容易道着也○

孟子嘗

失義路也 四句

道在於君子而其自守者嚴矣夫君子一身道之所係屬也欲其全○○○○陷○極○溺○遂○用○意○都○在○題○外○却○正○是○題○中○真○氣○脉○○○○○○○○是以夠人也可得乎此其所以不往見者如此且夫君臣上下有相成之勢而必有相取之道上之人不知所以取之而下之人亦難乎○○○○此等是朱輩太拙處似義總二字上文未有簇新說起應之矣是故制天下之宜者存乎義嚴天下之分者存乎禮人知義之為義而不知義之為路天下之事所以合宜者非義無由也舍之則為偏黨為頗僻矣人知禮之為禮而不知禮之為門天下之人所以相與者非禮無由也舍之則為苟賤為頑俗之人往往○○○○○落惟字緊○湊或謂○不宜言世俗○非也失之而君子之道實在于是故其所以畜一已之德而制天下之行

歸有光

者錯綜斟酌是非可否截然而不亂周旋進退規矩準繩依然其可法行天下之大道非其義也毫髮不容僭也況夫進退之間立身之大節又可知矣立天下之正位非其禮也尺寸不敢越也況夫出處之際居身之所珍又可知矣深崇退讓之風而熟養廉靖之節則天子不得而臣非以為高也吾知有義而已辨乎聖賢之分而明乎貴賤之際則三公不能使之易非以為異也吾知有禮而已是則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如此一要在乎人主闢其途而勿閉其門可矣不以義禮耳以正對答不見諸侯何義一之罪而曰不見諸侯何義是何薄乎待上之人而淺乎待君子耶

此四句緊承欲入閑門句生出不見是辨讚居子正是貴重諸侯居

句語

句詞意隱嚴若但作辨讚君子鴻覩面千里矣古人領會神理高卓如此

一鄉之善　全章

大賢論取友之道而推之至於無窮也夫友者道之所資也地之遠近時之古今而道無間焉則君子之取友亦無窮矣且夫獨立自是者無取人之益而狹隘不宏者無盡物之能君子之道豈若是乎是故善足以蓋一鄉而鄉之人莫有及之者則氣味所投可以收翕之者盡一鄉之善士也使其安於鄉焉人而已進而至於善蓋一國而國之人莫有及之者則分量所受可以包涵之者盡一國之善士也使其安於國焉猶夫國人而已進而至於善蓋天下則德之修於己者超類而離羣而友之盡諸人者舉遠而該近海內崛起之

士所見略同而明目達聰之道日
隨所至而日廣物我一而內外融
○必○言○其○義○甚○宏○明○
古今無二心以國視天下則天下
士而已是以君子擴大觀之見而
猶懷不足之意負遺世之志而不
總乎尚論之功古人已亡而其載
於詩書者未嘗亡也則為之誦讀
而言動之紀性情之道不廢乎探
討之功詩書者先王之迹而非其
所迹也則為之論世而人品之極
俯仰天地如接古人而與之上下
進退古今曠百世而與之相感百
世之上聖人出焉而不為古百世
之下而吾生焉而不為今呼友者
豈止於天下而吾亦豈止於天下之人君子之尚友者如此
哉不是推廣交友正極言取善之法節上從自己分量識見恢廓
上去可見誦讀論世即窮理格物之功正是身心性命關通處非
永嘉博辨古今徒成箇沒頭學問也上蔡熟舉史論程子斥其玩
物喪志及程子看史却一字不遺上蔡初頗不服後乃悟其妙歎
話頭接引後起無窮震川文此話頭如桶底脫矣

子能順杞　二句

大賢欲斥時人論性之非必即其所擬者以詰之也夫性無倫矣不有君子之論于天下而孰知其說之邪乎孟子辨告子之意謂夫天下有自然而出于天者可順而不可強也天下有勉然而出于人者可逆而不可順也在人固有性而人之性本可以為仁義在杞柳固有性而杞柳之性本不可以為桮棬子欲申其說于天下亦必審其順逆之勢而已矣今子以天下之至逆明天下之至順其亦必要於其說之當也子果能順杞柳之性而造物之資生者已隤乎利用之成器天地之所產者不假

歸有光

乎人力之經營○智者不容有所剏也○巧者不容有所述也○如是而遂得栝楼之用乎則杞柳之為栝楼有順而無強而以之論性乎之論性拂其條達之勢以施制作之為天下之至論也抑將戕賊杞柳之性○以之言性乎之言非天下之逆言乎○蓋天下未有木生之栝楼則順之而有所不可得天下未有成器之杞柳則戕賊之有所不容已語人性而至於戕賊告子之論性是乎窮矣○

運旋無迹○曲肖白文而止○近人講如題法無以大氣運之未盡所謂乖戾姚者也故讀此種文亦不知其所以疑

乃若其情　一節

歸有光

大賢論性之善必於其情之可見者徵之也夫情效天下之動固性之所以發者也情善而性之無不善明矣以孟子之所據以破天下之惑也且夫君子將以明性善之說於天下徒言其微者或汗漫而不可考而求之於其著者乃微實而可稽是故性之具于中者至微而情之顯於外者至著吾不觀之以性而觀之以情則見夫喜怒哀樂之發所以通天下之故者咸得其至順之則而不乖于倫類之當然無心于為善而自不容不出于善好惡取舍之殊所以隨事物之感者各協於大道之公而不悖於人情之所近無意于去惡而自不

至於惡率然而有所觸則真機自動而帝則自察宗廟而生敬墟墓而有所作而為之也忽然而有所動而生哀皆非有所矯而飾之也於是而知性之本善者無形以妙天下之有形而萬象森然之各具故情之效性者有形以顯天下之無形而一毫人僞之不雜蓋性藏諸用而情顯諸仁因外以驗其中未感之先非本無也既感之後非始有也惟皇降衷于下民精良純粹之謂淵乎立天下之大本矣性由天命而道以性率由中以達外為聖為賢者非有加也為愚為不肖者非有損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保合各正之餘粹乎極天下之至善矣然則性善之云固非空言以信一已之說而有意以反天下之論實總情以察天命之原而至當以合人心之同孟子之言出而諸子紛紜之見聚乎其不足辨也性為中涵尚疑其未必盡善況情之流動攻取者頃刻萬變何足以証乎孟子所言之情只指人心稚尒感觸不知不覺發露處雖凶人暴客無不然者此為最真所謂孺子入井之惻隱與牽牛之不忍平旦好惡之相近孩提之愛敬無非此意止就這端倪上指証此見善為人心之自有不說情之流變亦不執此不知不覺處為究竟工夫如良知家所云也庶幾乎

惻隱之心　耳矣

大賢即情以著性而因論其具於人者之本全也夫性無不善而歛之於其情者以軌非吾人之所同具而可鍛於降才之殊哉且夫天下之言性也與其馳騁於紛紜之論孰若體驗於吾身之間因情驗性而可以定天下之論矣是故性者未發之情而情者已發之性也是以性有所不可測而情無所不可窺故使天下而無惻隱之心則可以言性之無義矣使天下而無羞惡之心則可以言性之無義矣使天下而無恭敬之心則可以言性之無義矣使天下而無是非之心則可以言性之無義矣

歸有光　撰　寅老　硬　真○大○

乃若其

禮矣使天下而無是非之心則可以言性之無智矣然而遇可欽而恭敬形焉遇可辨而是非形焉其必不出於悖傲而混淆者又夫人之所同也故天下無不善之情則知其無不善之性因其所可知以溯其所不可知于惻隱而知其仁統天下之善也于羞惡而知其義公天下之利也而仁義之善具之矣由其所可見以推其所不可見而於恭敬而知其禮嘉天下之會也於是非而知其智別天下之宜也而禮智之善具之矣蓋性隱於所以妙情之用而情動于有所以顯性之體惟其涵育渾全而無一之不具故其臨機洞徹而無感之不通君子可以自悟其降衷之天矣吾既受形於天地則理必由之

凝合而仁義者非自外而至者也吾所自有之也彼有弗協於皇極者特有所溺而不能深思之耳是知情之皆善而可以驗性之本善人之有不善而亦無害于性之本善則諸子紛紛之論秖見其不知性而流于悖道之歸也已

如水落檜不欠不溢如金入範不躍不流須知此妙若以法求之便成死板但要道理爛熟則沛然無疑人看以為樸鈍不識其縱橫自由處直是生龍活虎

詩曰天生　節

大賢引詩與聖人之言所以明人性之無不善也夫性出於天而同具於人者也觀詩與孔子之說而性善之言不益信矣乎孟子告公都子之意至此謂夫性善不明于天下蓋自諸子之論興而不能折衷于聖人也昔孔子嘗讀蒸民之詩而嘆之矣詩言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詩人所以為知道而通于性命之理者也蓋造化流行發育萬物者莫非氣以為之運而其精妙合所以根柢乎造化者莫非理以為之主惟其運乎氣也而物之能成焉惟其主乎理也而物之則具焉一肖形宇宙謂之非物之象則不可而有不

歸有光

固拉象者即此而在其本然之妙若有規矩而不可越是聲色象貌皆道之所麗焉者也稟氣陰陽謂之形形者隨寓而存當然之洪若將範圍而不過是動作威儀皆道之所寓焉者也有一物必有一物之則天下之生久矣天不變而道亦不變盖有不因時而陰污者矣是以懿德之好協于同然而好爵之靡通于斯世仁統天下之善義公天下之利天下均以為仁義而孜孜焉為樂之不厭以為其性之所出於性耳不然一人好之而千萬人能保其皆好之乎禮嘉天下之會知別天下之宜天下皆以為禮知而斯之焉為愛之無窮以為其性之所同耳不然則好於一人而能保其遍于天下乎一可見天下之情一也而同出於性天下之性一也而同出于天性善之說斯乘于孔子而諸子紛紜之論不待辨而明矣

詩曰孔子曰經文順出元先提而後出各成一局此篇當以孔子歷伏舉言實云昔孔子嘗讀蒸民之詩而贊之矣奇絶横絶出人意表錢吉士

一諸說之非據只在物上起見謂物即是則如後世金溪姚江皆主此說孔孟却以則為主有物有則明分兩件有物必有則

操則存舍　節　　歸有光

詩曰天

大賢述聖人之論人心之危所以示人之當養也夫學以養心為要也觀聖人所以論人心其危如此而養之之功焉可忽哉孟子意謂

觀孔子之論心乎其言曰人有當存者而存之非自為存也持守之功一加而即隨之以存矣存其繫於操矣乎人有不可亡者而亡之非自為亡也怠忽之念少萌而即隨之以亡矣亡其繫於舍矣乎一方為期也追其存也意可弛于內矣然倏焉舍之而內者未始不外而

件歸於則不歸于物也則在物之先物之上但離物則上亦不見耳孟子引此以証其即情驗性之說重在必有故好四字文亦只寫透此義不沾上挑剔虛字弄引釋開文而虛字引釋意亦無不瓏綻明顯此非時文家之所能也

是病処
不可為鄉也若是者以為屬諸事物之粗乎事物有迹而可擬也將
求之于形器之末乎形器有定而不倚拄形應于物而不膠于物敬以直之則神明內融而凝然于至靜之天欲以誘之則神明外逐而不覺其放逸之遠一念之微不勝夫衆欲之攻也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也其湮失之易而保守之難蓋如此學者誠不可頃刻而失其養矣有放心而不知求亦獨何哉

心之形質無出入其理體亦無出入其可以出入言者乃運乎形質而載大理體之活物惟其活故有存亡出入存亡出入即生乎操舍其為物原無出入也孟子通章所指皆仁義之心無出入者也孔子所指却只是箇心字孟子借以証其不可不養重在操舍字要之心存則仁義存亦初非二物也若只重神明不測之體言便易墮禪宗去文中體會極精

操則存

仁人心也

大賢指心以言仁欲人之求諸心也夫仁者即心之所以為心者也知仁之為心則知所以反而求之矣孟子見世之學者自放其心而不識仁之體也故直指人心以示之若曰學必求諸內而後有自得之道反諸身而後有深造之功一天下之學者知慕夫仁矣而不求夫仁矣而不知仁之為體則察識之未至將交化于物感而收斂之功弛矣一故君子欲求事乎仁必求其所以為仁之實欲求仁之實者不外乎心也一何則自天所賦之理謂之仁而具於人之身者謂之

講章語不宜入文

心指仁而即謂之心不可也然仁而無所附麗矣則仁者豈非人之心乎指心而即謂之仁不可也然心而非仁則此心之昭昭者將墮于有而失所主宰矣則心也者豈非仁之所為乎一故欲觀于帝降之良而足以首萬事者即此一念虛靈而天理昭著而天地生之不窮之道在是矣欲識乎民秉之良而足以為萬化之原者即此一念昭曠而帝則察而萬物一體之妙在是矣冲漠無朕之中萬感未形是心之寂然不動者也即未發之中而仁之所以為體者也事變紛紜之際有為妙應是心之感而遂通者也即已發之和而仁之所以為用者也虛明靜一之中良知

炯乎其不昧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者是已蓋體用一原形而上無精粗之異而天下豈有心外之仁耶存主凝謐之天良能昭乎其不昧所謂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是已蓋顯微無間性與知覺無道器之殊而天下豈有舍仁而可以言心者耶然則心涵大道有外之心非心也道具於心可離之道非道也學者于是可以識仁之體矣

學者不但不識仁字先不識心字因不識二字看此文直平易無味矣能細會之便識得此二字分處合處寂主回互處自識此文一之佳不煞雜言也

人之於身　一節

大賢論養身之道亦惟慎其所以養之者而已夫人之所以養身者固無所不至也而善否之間則繫其所以養之何如耳此固君子所當審處也且夫養之於人大矣君子之於天下豈有異哉顧不外乎世之所同然而有不可苟者存焉是故人居天地之間一受其成形則吾身固吾有也而所以愛之者非私其形也以為養之者非私其形也以為愛吾之身而養有不容已耳故愛無所不盡則養亦無所不盡也夫養假物以為養則吾養固吾事也而所不容已耳吾既受形于天地而假物之身而養有不容已耳故愛無所遺愛則尺寸之膚無遺養也

歸有光

蓋端息呼吸之所至皆一氣之所屬而耳目心志之所用所以取于
世者弘矣夫養身之道天下之所同然者如此一然或謂之善爲君子
之所以尊其生也或謂之不善爲小人之所以滅其天也此果于何
而考之哉夫亦自吾之所愛所養者一蓋均是形也有混于形而不能
離乎形而爲所當輕者爲有不離乎形而亦不倚乎形而爲所當重
者爲善者養之則有見于其所重而以道制命有以培其性命之原
而神明之所運猶將率天下之事而順乎理也蓋奸聲亂色不留于
聰明淫樂慝禮不接于動靜是一身也而爲善君子者在此矣
所謂能者養之以福者耶不善者養之則有見于其所輕而以人
從欲有以失其性命之理而末流之所至猶將決天下之防而溷以
逞也蓋遇於五色而目盲遇於五味而口爽是一身也而爲不善而
爲小人者在此矣所謂不能者敗以取禍者非耶是則君子未嘗不
養其身而養得其道所以成其善小人未嘗不養其身而養失其道
所以成其不善養之於人而可無慎乎

上六句許多轉曲只作一冒頭揭過下三句盧引掣意却鑿之鋪
排出來此等裁製須有剸用大司農印手段始得方其未下筆意
中境界全不如是及其石一成覺天造地設必須如是此豈有一
成死板法度哉善不善人決不肯如此實之分疏即分疏亦必

無此精蘊

人之於物交物

朴泓得　筆　高〇古　歸有光

以外之可欲狥人之所欲蓋耳目之所欲聲目之所欲色固也以彼狥此易以流矣斯其所以為小體乎孟子論體之大小而別白之謂矣

不物之物方能物乎物而圓于物者則物于物矣一彼其外物之有聲有色可愛可求者日交擾於吾前而吾之耳目牿於聞見之小二物相與固有相從之勢矣在外之滛聲美色分至沓来恒動蕩乎吾內而吾之耳目限於形氣之私兩物相成固有相入之機矣一聲固形而下也耳亦非形而上也有生之初不能免氣質之拘而又加之以欲之蔽色固淆諸物也目亦非達諸天也存乎人者不能無形體之

累而又重之以外誘之雜投其間抵其隙○来而不窮有以中其所欲
徇於生執於有滯而不化無以制其所侵鄭衛之音荒淫之樂耳得
之而為聲未至於感無形則亦累於客感容形也宮室之美妻妾
之奉目得之而成色未至於感內總外而亦難于去外存內也雜往
纏塞耳而聽必與穀交即有墮體黜聰聽者寧獨立於無聞之境耶聞
而耳不能自檢必有非所聞而聞者矣雖見旒蔽目而視必盡色交
即有離形去智者寧自處于不睹之地耶睹而目不能自撿必有非
所睹而睹者矣吁物則不通神妙萬物耳目其物也心其神也不自
心以主之則溺於物欲也久矣世其體之有大小而大之當先立欲

此題極易作纖儁之言總着纖儁即落普人窠臼○
孔孟風馬牛矣看先生着語字字深微精切却自正大莊嚴如大
儒高座說經彼投塵屑者直無開口站脚處也

論雲川高

下孟

物交物

堯舜之道　二句

聖人之道不越乎庸行之常也夫庸行之常性之所能也循性以行而聖之所以為聖者在是矣而豈可求之高遠乎孟子所以啓盲交之懵也意謂天下之望聖人也太高而居聖人於絕德而不知其道之易也是故堯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語其神聖文武之盛欽明濬哲之極至誠感應之妙而其道之丕冒洋溢漸漬流行而無所不際也宜其望而畏之矣殊不知天下一性而已而帝降之衷出于付授之公而衆人無所不與性一孝弟而已而

是性所以行之故程子曰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於我無加一洒掃應對積實于庭除而充之可以達天德宮庭隱約之際而道之簡易明白不可離也雍容極神化行止疾徐之間而道之動靜愷悌敷和于閨閫而出之可以近精實不可遠也一行吾孝而孝焉為聖人焉率吾性之義而已耳仁吾之所同具也極神化行止疾徐之間而道之動靜愷悌敷和于閨閫而出之可以近精實不可遠也一行吾孝而孝焉為聖人焉率吾性之義而已耳仁吾之所同具也孝吾之所同得也仁具而真愛形孝立而天性遂凡天下之有親者皆能之矣堯舜盖盡天下為弟之職者也一行吾弟而弟焉為聖人焉率吾性之義而已耳義吾之所同具也弟吾之所同得也義成而至敬頗弟立而天倫達凡天下之有兄者皆能之矣堯舜盖盡天下為弟之職者也一充王有五德要道而流行于百姓之日用聖人非絕世離群而徐行乃率是之可能遠道於堯而堯不可為求堯于孝弟而堯不遠矣求道于舜而舜不可幾求舜於孝弟而舜過矣然則清交之徒猥以形氣自限者真暴棄之流也耶

堯舜之道與孝弟畢竟兩樣不倫如何闕合滑攙提出一性字則堯舜不大孝弟不小自然關合矣然性字渾侖與孝弟關合處尚費一解于性中提出仁義二字則孝弟與堯舜之道關合皆切實無疑矣先輩啟此理精熟明通如是後人和盤捫籥從何處對稍息也

史經將之　全

大賢開時人有以利說君者因過其欲而擴之以理也夫拔本塞源

聖賢救世之心也觀其于時人問答之間可槩見矣昔宋經將為遼

泄丐○真古非時目之所賞○也

楚之行孟子遇於石丘之地邂逅之際見此大賢可謂遭逢之幸矣○

竟以上四節問○答分兩比局○奇

孟子未知其所往故問其何之而欲得其說也經則曰吾聞秦楚交

兵民重遑其困吾將入楚則說楚入秦則說秦庶幾矣此在拄得

彼二王期于一遇也兵民于此獲休息乎經之志如此一孟子欲攻其

○冒○目○筋○節○

昕蔽故不求其詳顧知其指也經則曰吾謂秦楚搆禍彼此兼失其

利秦固為失楚亦未為得使知不利之為非將謂利之是從也吾言

舍是無餘策矣極之號如此一孟子于是揭諸古聖賢之道人心天理之不可泯滅者告之曰天下紛紛以利爭而先生從而欲息其爭志則大也人心滔滔于利而先生從而和之以利號則不可也一旦義利之辨嚴矣先生以利說乎二王上悅而下從之由是國之有子弟爭以利心事其君親天理亦而人欲肆不奪不厭其亾也忽焉天下自此多事矣先生以仁義說乎二王則上倡而下從之由是臣之於君子弟之於父兄莫不以仁義激于中人欲洸而天理明不后不遺其興也勃焉天下自此太平矣先生何必以大志而用乎小舍仁義而求之于利哉是則誤其說則其害甚大擴以理則其效甚速

群紛忽乎莫有要于此者先生行矣其如吾言告諸秦楚吾將拭目而望太平之有日也

古人學古文皆變化不令人易見今人抄奪古文惟恐人不知此真僞之辨也如韓歐記序碑志文字皆極意摹仿史記然不能指其摹仿者何篇此所謂變化也韓之變化節之生奇固不易蹤跡歐精於法度似猶可蹤跡然奇蔵于拙巧出於平令人不知其法度之精其變化又別此文乃大一之嫡傳也

朱軰將

萬室之國　用也　歸有光

太賢即工之不可省者以詩時入而有以得其明也夫治天下累有意於薄斂其說信美矣而獨不念夫勢之不可已者此則陶冢之奇也時人明于此何為獨暗于彼耶且夫聖賢之于天下生民未嘗不欲厚遺之以利頒國家之大萬世之民之衆皆仰給焉則其勢誠不能于什一之內而有所損者欲省賦則將省官矣欲省官則天下之政壞矣一譬之萬室之邑生齒之衆而物用之宏也一人之陶藝事之廣而制器之淑也以萬室而取給于一陶俾之農未各得其所而以安居而和味利用而備器者民有以不病於其工焉以一陶而蓋療乎

（艾舜卿為氣○勢但有氣○緯先輩老氣然吾以為畢竟侵下不可為生艾舜卿金以渾雄為氣○）

萬室俾之大小俱得其用而所以範上以為型埏埴以為器者工有
以不病於其民焉此其勢之所必無而理之所以必不可者孟子沒
喻以詰白圭而欲觀其說之窮也一夫勢一定則雖巧于辨者莫能變
其說理既明則雖有信其術者無所遁其辭於是乎圭亦自知其不
可而以器不足用言之一誠以為陶貴其有便于民取之而易窮用之
而易竭則農者病農貴其有利於陶伎有所不及施巧有所不及用
則陶者病陶能為器而不能為萬室之器陶以一人亦殫其一人之
力而已矣舍皆取其宮中而用之吾未見其為之者疾而用之者舒
也力不至于屈乎萬室能用器而不能必用一陶之器用以萬室亦
當預乎萬室之需焉以求備於一人又何啻工用之家一器用之
萬也用不幾乎匱乎一是知天下有待者有為所待者有待者如萬
室之於器萬民之於治也為所待者如陶者之以器鬻萬室君子之
以治贍萬民也天下之治固非一手一足之力而設官制祿要必有
以相稱者如欲省賦必自省官始天下之廣烏可以省哉何圭之知
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百怪變幻終歸雄渾其淡處拙處皆古氣沉酣此先生所以不可
及也艾千千

此等文淡極渾極自不屑與時人爭毫釐尺寸非千

子不能知也○但一氣疾讀數過○再徐讀數過○看神理如何不然粹作池難領其妙只他一氣盤旋回曲翕闢非爛熟後其妙不出

萬室之

禹之治水　二句

吾意聖人有大功于天下者善因物而已大聖人順萬物而不私也○治水而因水之道禹之所以為功也○數○思昔神禹承堯舜之治而任○敷土之責至今言洪水之害而稱禹之功不衰矣然天下所謂大智者初無所用於智而非常之功固常人之所昧也夫惟聖人見大心平有以見萬物之有其宗而因物付物有以見萬事之循其則而以事處事所以為順導之方一于是胼胝九載之間為力非不勤也苟率以私智則亦隄防之耳吾恐物失其性則人不能以制其功而懷山之勢將益滋也荒度四海之外用心非

不艱也或務為穿鑿則亦汨亂之耳吾恐人任其智則物不能以若（水之道便是禹之治窩滯主）其性而羽山之迹將復踵也故聖人出之以無心而應之以無迹廣（人体民出）乎天下之見而私智不萌拘其閒經營措置莫非易簡之道凡皆以（語脉習氣）水治水而不以禹治水也因之以無為而處之以無事順乎萬物之理而運化不違其利隨刊濬導悉皆順應之宜凡皆以道治水而不以水（寫主講之水）治水也一故自冀兖以及于青而至於荆六州則天下之水以河為經而高下惟其宜矣自畎澮以距川而達於四海則天下之水（之道精細）為海為歸而小大得其道矣一九州攸同九州自同也一九山刊旅九山自（圓淨中有勁骨）攸也謂非禹之底績則不可而謂禹之有心亦不可也九川濬源九

自濬也九澤既陂九澤自陂也謂非禹之迪功則不可而謂禹之（水之道便是禹之治窩滯主）庸私亦不可也一吁此禹之所以為大也以禹之神智而出其一二以自用豈不能之然而聖人不為者大小之辨必有能識之矣

先輩亦有纖側語夾帶入講然通篇一氣游行每得此等便可刪一細尋常起伏游衍而管締步之精密無一處鬆泛漫縱此猶可力耶也隨他說向外邊說向粗處說到細緻說到反面無非聖人之本領聖人之體象安得不拜伏牀下

陳有史

教亦多術　節

歸有光

大賢論君子之教人而有微意存焉夫聖賢之造就人才無所不用其極也則夫不屑之教亦其微意之所存矣而學者曷可不因之以自勉哉且夫聖賢出而任道於天下而為後學之所依歸則其所以開牖蒙以底作成之績格庶頑而致善人之多者是固不可已也然人才之在天下其性之所近不可以一律也而為之鼓舞作成于其間將必委曲以盡其變而後學者之功遂而其學之所至又不可以一槩也而為之轉移化導于其中將必上下以觀其時而後教者之志通此教之所以多術也夫既謂之多術則人安知教之為教而不

教之為非教也哉故人或有悖于道而非言語之所能開吾將以不深待之而誨誘之勤惓於是可以少已矣非吾之欲已也固吾教之所寓也人或有扞于教而非接引之所能益吾將以不屑處之而容之道于是而轉為棄絶矣非吾之有意于絶也固吾教之所存也蓋教人之方雖施之在我而受之則在彼也使彼無以為受之地則誨諭之諄復祇以自勞耳故待之以不答所以動其感憤之心而警戒震動益之也至矣勸率之道以言為淺而以化為深也使我無以為化之機則繁言之猶聒祇以自瀆耳故絶之以不答所以激其修改之志而扶植引誘教之也深矣於是可見君子愛人之無已於

有所窮而濟之以詢寔以天下之詢養天下之辨聖賢速化之有方仁不能行而裁之以義寔以天下之義通天下之仁蓋無往而非教也此之謂教之多術矣一貢交之拒勝更之不答夷子之不來以孟子之所以自道也

高談明理可驚四筵浩氣微情可恭獨坐韓求仲

前半談瀛廻翔已極雲山烟海之勝然無求後二比則山不高海不濶意盡衰有矣真國手爭先一著要自不多正復難到也

盡其心者　全

為學之全功、合天人而一之也、蓋知行兼盡而至其極、學斯全矣、是豈不可見天人合一之妙哉、今夫天下之理、具于心、根于性、而出于天、其理初無二致、而其機未始不相通也、是故盡心必始于知性也、知性即所以知天也、析之無不精、故合之盡其大理之無不究、則心之無不盡而知天之妙默契之機、即此而在矣、然豈徒知之而已哉、存養所以自修也、自修即所以事天也、莊敬持養而統會之體以全和順從容而流行之用以達、而事天之誠匪懈之實、即此而在矣、智以知之而有貫通之功、仁以行之而得體驗之實、由此而進焉、使知

之心精而行之不懈以理御數則死生禍福之變無所動于中知命而不憂也行法俟命則任重道遠之力必要于至誠而無息也如山嶽則付畀之重初無毫髮之虧妙道流行而心與之一神易在我而身與之體吾不知天之為天而我之為我矣知行之極而仁智之至也

（透責　講章氣便帶入彼家）

不可謂之立命乎

如此作文方見孟子教學者入門究竟工夫而三節由虛入實由知入行由守入化由常入變學問盡於此矣艾千子

看其虛襯處純是實理貫注不是他家貼出氣挨衍文法

盡其心者　一節

君子之所以造其理者有合一之妙天合而一之斯其為造理之學而天下無遺知矣且夫學之蔽也由知之不故而支離之見病之也詎知夫窮神知化有至簡至要之功（此之如感于傳習錄之學而天下無遺知矣且夫學之蔽也由知性也講章明言知性而講章詳不講簡要）

乎是故君子有盡心之學焉廓夫虛靈不昧之體而致夫天聰天明之盡全體昭融而立天下之本物感不得以蔽其真大用顯行而研天下之幾是非不得以膠其見是則是（從盡心順題講去）

以致此者必有知性之功焉觀之庶物人倫之變而會夫萬物各正之理體之存也必有根於其靜者以敦其化用之行也必有乘乎其

（首節二句者字頓徹一氣便下節不切知性原字看高了性字）

（仰下節語不切知性原字看高了性字）

歸有光

機者以顯其仁而心之所以盡者由此也蓋盡心所以要知性之流知性所以為盡心之地物之夫裏精粗無不到而後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其機有相因而功有相待者如此矣然而知天之妙又豈外于是哉蓋性通極于無而道之大原出于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反觀默察之下即此可以得其真戒之秉彝天生烝民者在是而日監在茲之妙不必求諸惟玄惟默之境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虛靈昭鑒之中即此可以通其故若有恒性惟皇降衷者在是而流衍出往之神不必索之幽深玄遠之際也是知天下無心外之性文盡心必由於知性天下無性外之天故知性乃所以知天以此知大學之功格物為要而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者也

一結見老學風力

知性只作窮理盡性看正指零星精細切實工夫若誤認本體統會要說高一層便與知字膠粘不上不知零星精細切實處莫非性也正莫非天也如此看乃更見其高要另說高一層却正是所見低也

盡其心

莫非命也全論命之在人當安其正申以能安之利辨其正命之實夫順受正命君子事天之道也不立巖墻固足以利之矣然非辨其正否又何以使人知所順受哉孟子意言天命之委之命者非也有自作其孽而亦謂之命者亦非也彼命出於氣囿雜操而難証然或凶或吉有莫之致而至者正也君子惟盡其當為以待其自至而已命稟于天固參差而不一其或禍或福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正也君子惟為其在我以聽其在天而已是故知命之人雖巖墻之下有所不立非苟欲生也誠以人事既得而後所遺者

可委諸命若臨不測以取覆壓之禍非所以安命也舉其一而餘者可推矣達天之餘雖一立之地有所不爲嚴而後所值者乃歸諸天若蹈險阻以爲遺體之殆非所以順天也即其小而大者可見矣故天下之變不窮而夫人之所遇或異自非卓然有見者不能知其正命而安之也一所謂正命者何也臨深履薄以保其身而不免夫不測之疾夙夜盡瘁以爲其事而反蒙夫不職之辜與凡爲子死孝爲臣死忠皆人道已盡而惟命不常是天也非人也其爲正命可知所謂非正命者何也行險僥倖以陷于罪而法所不宥故辟邪徑以稔其惡而刑所必加與凡子死不孝臣死不忠皆天命未絕而自速其凶是人也非天也其非正命可知一辨明乎此然後知其所當順受而終身以俟之者自不容已矣

俱於義蘊融會而爲曲折盤旋故出之若毫不費力者正使尋行數墨久竭盡心手摹仿而不可得

莫非命

教臺人。踏盡心身事功而不可得。故
但於義理會而為由所撥旋。故出之者甚不費力者正使等行
從後知其所當順受而聽身以俟之。者自不容已矣。
皆天命未始而自連其心是人也非天也其非正命可知一辨明乎此

求則得之　全

歸有光

大賢欲人審所求而必明其辨也、蓋由乎己者、可以順致而待于外者不容以強為、人其可不致審於取舍之間乎、孟子見世之人役役於外不知反而求諸己也、故為之言曰天下之事有所當為者有所

○徵○策○語○令○人○心○動○筆○意○高○峭○似○李○習○之○○○○○○

不當為者當為而不為自失焉而已矣不必為而為之自疲焉而已

項肤轉換皆稱其

矣。今夫性命道德之懿。因可愛而可求者也。世之所為怠棄者以為

自然。

難得也。殊不知求之而即得。舍之而即失。此理之得失。係於一念之轉移。有所不為。々無不成。有所不欲。々無不至。盖功效之相符。不徒敝於精神。其得也。必有酬乎所求。而求之于得。猶影響也。是何也。有

以取諸我而其機固在于我也心之所具性之所有雖聖人不加于毫末愚者無用於假人方其未求也偶越○浹○越○輕○越○剌○入○深○陰○偶忘之耳取之於已者寧有窮耶夫人之求者凡以為得也既已有益何憚而不求哉至於紛華盛麗之來固可好而可欲者也世之所以什心焉者意其可得也殊不知有道而不可妄求有命而不可○既制之以理又限之以數得之者不由於求之者或不能得蓋智力之不容而徒勞于覬覦其求也必不能遂其所得而求之與得若非馳也是何也有以取諸人而其權固在人也力之所限勢之所拘戕不能以得之貴而貪不能以得之富或有所得之者偶值之耳待之千人者寧可冀耶夫人之求者凡以易得也既已無益何為而不止哉一呼取舍之辨昭然如如而營營者舍性分而不求冰得失于萬一猶賈豎焉而莫之止也入時人子非無篤致靈機然只是剛文架子多耳如紈褲講究單靠輿服器用一時失却其胸次氣骨固與塗乞無別矣真本色人不事裝扮其高貴不可言先輩之體格如是

求則得

古之人得一節　歸有光

大賢論士而徵諸古以明其善於出處之際也夫出處之際難矣非自得之君子何以能處之而善也歟孟子憂世之求合者專務於外而以此警之謂夫窮達變於前而取舍貶於內士之處此鮮有不隨之而靡者而內重之君子足以御之矣是故時乎得志而當際遇之隆天下之想望朝野之倚重而君子不敢虛焉運化機以調燮乎宇宙而膏澤所沛直足以遂斯世濟之心道濟天下而無庸違之罪德潤生民而有底績之休蓋君子不斷用于天下也天下不於我而棄則吾固有所以慰之焉耳時乎不得志而有憂違之戚嘗世之利

病生民之休戚而君子不敢與焉窮隱約以自餙於平居而志行昕
（修身見世從不失義○求）
存直有以出世俗紛華之外修潔不汚而名可湻聞道德日積而身
不可見蓋君子不斷不用于天下也
（鎖四句有○力）
之何爲耳是蓋守不撓於中則物不能爲之動道有昕定於内則遇
不足爲之戚一不湻志者時之窮也時窮而以窮處之而吾無昕與其
（何○等）
窮焉故修身以自見則獨善之心遂矣夫人之處此者固不勝其隕
獲之心而君子之身要其可窮者也（高○妙）得志者時之達也時達而以達
庶之吾無昕與其達焉故惠澤以加民則兼善之心遂矣夫人之處
此者固不勝其克詘之心而君子之身要其可達者也一夫窮達一付
（好○身○分○須○想○其○境○地○）
自然而用舍委順於昕遇君子自湻之裕其如此
西向須一氣連讀併看互看方見此文見處直立身萬仞之上○朱
子詩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胡先生恐其無意於
用不知寒泉精舍中體用一原動無礙只此之謂也

仁言不如　全

大賢論為治之道有本末而以民之感應言之也夫民之感應餘乎其上自然之理也事於其末者徒溺其淺耳人君可不以本為務哉今夫人君之治天下其道不容不詳而其意必有所急在識其本末之辨而輕重之耳是故仁言所以與民接也而又有所謂仁聲焉仁聲之温厚孰與夫實德之昭彰均之能入人者而仁聲其尤也一時之感激孰與平日之素孚仁言之出有待於言也仁聲之被不言而意已傳矣善政所以興民治也而又有所謂善教焉教行而政亦不可廢也然法度之周密孰與夫開導之設

歸有光

動均之能得民者而善教其尤也勢分之相驅孰與天機之相感善政之出有於法也善教之被化行於本而在所當重聲色之化為末而在所當輕君天下者之所當權衡也然得民之實何以驗之蓋政則人皆知畏之而不敢欺經畫有方民富而君不獨貧可以得其財矣教則人皆知愛之而不忍欺漸漬日深俗美而人知親上可以得其心矣得其心非吾之所能使也以愛言而畏其餘事矣得其財非吾之所能使也以心言而財為外物矣觀心則政教之應其不同如此若夫言與聲則不待較量而自明矣苟人君徒恃乎末亦淺之乎為治也況本未之但已者乎

此章仁言善政皆王道中事但有本末淺深之辨耳與別章霸術名法不同識解真細文更遒勁深於正心不講究不用巧為高

仁言不

有安社稷一節　歸有光

大臣之心一於為國而已矣夫大臣以其身為國家安危者也則其致忠于國者可以見其心矣其視夫溺於富貴者何如哉且夫富貴為豢養之地榮祿啟倖進之媒大臣之任職者或不能以忠貞自見以為君也以為社稷之守也惟辟奉天而置之丞弼非以為臣也以為社稷之輔也人臣之寄在于社稷而已顧縻戀于好爵則移其心於狗利嬰情于名位則移其心於慕君而社稷之存亡奚計哉惟夫有大臣者教篤棐之忠凡所以夙夜匪懈者不惟其已之心而以君

歸震川稿　卷之十

之心為心充靖恭之節凡所以旦夕承弼者不惟其君之心而以天下之心為心以大比正寓安社稷寔　　除逐比有精義絶大本領　　而以謨謀于密勿者必其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入以告于前后苟無與於社稷者不言也經營于廊廟者必其為國家根本無窮之慮出以施于天下苟無與於社稷者不為也其憂深而其慮長矣　　悅字從憂危經前有以監于先王而後有以垂諸萬世而相與維持之者不敢有苟且之意蓋有所謂國存與存國亡與亡者矣其志遠而其守固上不奪於權力下不顧于私家而所以自樹立者不敢有委隨之心蓋有所謂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者矣故天下無事則為之培養元氣調理太和而不遑啟處以置國家于盤石之固天下有變則為之消弭禍亂攘除陰災害而不動殺色以措天下于泰山之安不以其身也以社稷也其心之切也猶夫慕祿者之情也得之而以為喜失之而以為憂矣不以其君也以社稷也其心之眷之也猶夫慕君者之策也不安則以為憂安之則以為悅矣吁此大臣之心也

為此題者大都以冠冕麗詞吉祥大話為事不知此不但文格醜俗即其人心術品行必為諂媚汚鄙之夫正容悅與社稷臣分寸處不可忽視也看先生文自覺清凍水安陽氣象在目○悅非慶幸之意乃嚮慕之誠也安社稷與社稷安不同社稷安字為景象可用吉祥冠冕語安社稷安字有許多謀畫功在正於憂勤惕

鷹鞠鼠畫瘁不見社稷之安處見其以此爲悅惟先生能體會及此

有安社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節

聖人之道極其大而已蓋道非聖人不能盡之斯極其大矣此固學者所向慕而不能必至者歟

於聖人天下之道皆聖人之道而未至則其爲見也窄狹有所見而有未見則其視物也必大道

贊孔子尤高

固無所不至也猶登於泰山而天下以小登於泰山而魯國以小而果何如其大哉蓋有所至而有所處而異方其登高視下之際固已麾乎宇宙之廣視物益小而已益大矣在聖人不自以爲大而其所處則固然也道固無所不見也猶觀水於海而何有于天下之水

折衷於聖而何有於天下之言在此之有餘在彼之不足也目以所見而廣方其遠覽博識之餘固已開拓其見聞之舊小不足言而其大極矣在聖人不自知其大而其所見則固然也窮神知化默會於聖不可知之地則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不可窮盡性知命自得於大而能化之天則天下不足為其大萬物不足為其多聖人之道有如此者學者所以學為聖人也而本源之不知積累之無漸浮其門而入者或寡矣

此節摠只言聖人之道大以起下學聖之決與中庸大哉聖人之道三節相似連聖人二字亦是從道字帶来原不為孔子贊頌也

孔子登

這来紛〻拈重孔子又分上兩句在孔子身上語下兩句為典身上語都自討支離此但說道大而上下意無不融貫讀之爽然意釋

形色天性　一節與坊本小異　歸有光

大賢論理妙於人而聖人獨能盡其所以為人也蓋人之有生皆天理之所充塞也而惟聖人為無忝于所生焉故曰形色天性也

子意謂人知形氣之私為吾德性之累而不知所性之妙常依於形氣之中故夫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亦非有離于形氣而為之也彼形之所以為形者雖局於方而不可以為無方之神然而形之者未始有殊于形而真精之會合所雖固於有象而不可以為無象之體然而色之者未始有外於色而天人之貫通所以異於物也帝降之秉必有所依以神其用而體質

之倫其訣非天德之充周民秉之彝必有所麗以運其能而象貌之疑成皆其帝則之必察以形求性何性非形而形色不為粗也有以見發見流行之實以性求形何形非性而天性不為精也有以昭渾合無間之神一奈之何緣形以毀性天下徃往離而去之而聖人於是乎獨擅其能矣何也氣凝于形色之先也稟受殊而性為之固矣聖人者天實縱之而氣率於志者也而知能之良無所累物交于形色之著也攻取異而性為之鑒矣聖人者一以貫之而器融於道者也而純粹之諮無所虧吾知天賦我以形而聖人為能充其形八是五官之稱其職非形氣之能滯也而不知天德用事以得其主宰之

（講說氣）

（見○聖○人○能○戔○之○故○）
（○艾○許○便○為○之○通○其○形○以○然○）
（○此○又○從○聖○人○異○人○處○指○出○書○性○之○實○得○引○人○意○）
（○妙○會○）

惟是其以一心會斯道之全而有形合於無形而兼體不累者欵天以全畀之而聖人以全歸之人見百為之善其則非外物之能秀也而有為出于無為所謂遼得吾體者歟然則聖人以身立路於天下固不特斤稟之來乃其所以為身之重者歟無忝也有是身者亦思聖人哉

人於此聽鼻補出聖人不過殘形耳以為得引進衆人意不知先失語氣看惟字然後字一何鄭重正要見戔形之難也但看後世講性說心出玄入妙牡得兩脚不着地然於視聽言動上何曾肯

用工夫來惟其看得幾形粗淺耳孟子此章正為此症下針須從聖人之異乎人所以能幾處發得惟然後之意透則引進衆人意寓中消到後面說到天德用事遵心為主處已自和盤托出矣

形色天

君子引而二句

大賢論君子教人之妙以見其不必然也夫君子之教固自有不容言者也而斯道之真機則無有盡藏者矣豈非君子教人之妙乎公孫丑之於孟子阻于道之難求而病其教之有隱故孟子覺之以見其道之不必然也謂夫道固以言而悟亦不以不言而晦君子之為教也既不能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矣而亦豈容自秘以絕斯人之從入也哉是故下學之法有可以言傳者君子未始吝于言也而吾則從而言之固不隱之以自亢其術上達之妙不可以言傳者君子未始易於言也而吾將無以言之亦不發之以輕洩其秘陳其可因

之法而未嘗不持其神授之機蓋教之所不及者吾得而施之而教之所不及者吾亦不得而強之也故學得之化蓋道之所得聞者吾從而與之而道之所不可聞者吾亦不敢以謎之也一要之道不容於獨成則其以有言示天下也而自不病其為襲化不可以助長則或以無言示天下也而亦不嫌其為私如射者之引弓未發而固以得乎張弛之術矣然而其所示者言也而言所不能盡者自可會其意于不言之餘則其相悅以解之妙固將乘之以出而昭然于心目之間矣其所言者機也而機之所不能藏者自可通其機於所言之外則其不言而喻之神亦將因之以彰而洞然於授受之際矣一洒掃應對之微潛著乎精義入神之奥言可隱容於秘也而道體之活潑於吾目者將不益親矣乎一是非真有所見也而道與天會其見之於心者若或見之於迹也非果有能躍也而神與道將其得之於中者若或得之於外者也是則道有定體不可少貶教有成法不可狥人學者循此而可以得之矣

淺淡似無奇耳要使嗜奇者到此氣奪

君子之於　全

歸有光

君子所以施仁於天下者惟其序而已矣（破渾全）夫仁所以濟天下而不以其序則有所不達也序行而仁之體為無病矣（非精于理者不能下此句）且夫君子之于天下芬在其所與者孰不思有以敷其曠蕩之恩而均其一體之義顧其（滴血）分之在勢有所不能合而天之所秩人有所不能濟於是乎分殊之說起（入肯）而等催之道行焉是故其於物也（正破慈悲廣大之姿）言有愛而已加於愛而謂之仁者君子勿之行也（說自分明）非固狭之以示不廣也使於物而仁之則于（只淡）其所當仁者又將何以待之耶貴賤不明而人與物之道混吾之仁將有所窮也故君子不敢褻也其於民也言有仁而已加于仁而謂

之親者君子勿之子也非固小之以示私也使于民而親之則于其所當親者又將何以處之耶厚薄無等而民與親之道混吾之仁又將有所窮也故君子不敢易也要之隨物付物屈伸俯仰觀乎彼之所當得者以順其天（攝度却在吾心）事處事而錯綜斟酌即乎吾之所當施者以循其勢親不以施於民而有親焉（二比體用是之事理儀勗真學者之文也）推理以存義始於家邦而終于四海以其親事與親與仁不以施於物而有民焉物無所親而已者人之合也辨親與仁而疎戚之道著矣別生而分類始于匹夫匹婦而咸于一草一木以其仁為民而以其仁之餘為天下之民恩之不可辭者天之合也化之不可以盡如吾之意者類之同也不能盡如吾之意者類之殊也辨仁與親之道所以仁義相濟本末兼舉無尚愛而貴賤之義昭矣嗚呼君子之道所以廢於天下也

同兼愛之失倒行逆施之弊而卒不親親之仁民愛物必如此剖別分明總成得渾侖一件所謂仁也異端不如此理以平等普度無別擇為廣大不道正是其不仁處譬之人身自首至足官骸分位高卑清濁迥然各用却只是一體然必如此分位各用力所以為一體若倒何出口捫舌置尻豈復成人哉異端究不能自平其首足官骸之等即可以信其理之必無而說之不可行矣辨得西銘一篇道理便知此文曾真實體會過

之親者君子勿之予也非固小之以示私也使于民而親之則于其所當親者又將何以處之耶厚薄無等而民與親之道混吾之仁又將有所窮也故君子不敢易也要之隨物付物屈伸俯仰觀乎彼之所當得者以順其天以事處事而錯綜斟酌即乎吾之所當施者以循其勢親不以施於民而有親焉仁不以施於物而有民焉物無所與親與仁而有愛焉推理以存義始於家邦而終于四海以其親事親而以其親親之餘為天下之民恩之不可辭者天之合也化之不可已者人之合也辨親與仁而疎戚之道著矣別生而分類始于匹夫匹婦而明于一草一木以具仁為民而以其仁之餘為天下之物可以盡如吾之意者類之同也不能盡如吾之意者類之殊也辨仁與愛而貴賤之義昭矣吁此君子之道所以仁義相濟本末兼舉無尚同兼愛之失例行通施之弊而卒不廢於天下也

親之仁民愛物必如此剖別分明總成得渾侖一件所謂仁也異端不知此理以平等普度無別擇為廣大不道正是其不仁處譬之人身自首至足官骸分位高卑清濁迥然各用却只是一體然若倒何出口捫舌置尻豈復成人哉異端究不能自平其首足官骸之等即可以信其理之必無而說之不可行矣辨得西銘一篇道理便知此文曾真實體會過

耒不是尋嘗講章所說○異端所不解在分殊處○秀才所不解在理一處故做此題者不怕不明等殺但不能於等殺上見得箇渾侖一件耳讀此自知之○

君子之

歸有光

仁也者人　節

知仁之所以為仁當知道之所以為道夫仁不外于人而道不外于仁與人之合也語道者而有見於是可謂反本切要之言也且夫天下有仁之名而人有道之名自夫支離之學興而一本之義晦矣○君子亦反而觀之乎一何則仁之名涉於廣大而不知求之切近可以得其寔○仁之理○近于玄微而不知察之形氣可以得其真○蓋帝天之命賦形而為人而人者理之所具○此理可見矣語仁者觀乎其人也皇降之衷成性而為仁而仁者人之所全○有此仁而克周盈溢之妙運用之而不窮矣觀乎其人而仁之理

可識也由此言之則知性天之粹精不在形體之外而帝則之必察

精義入微故語無滲漏

無間于有無之間不獨仁之為仁因以著明而道之為道亦不外是

此句尤精

矣蓋仁而不合于人則其理虛虛則無為之體無所於寄人而不合於仁則其質滯滯則徇象之心物而不化惟夫人與仁合也則其因事而施隨物而用出之不能紀其所窮燦然之大用昭於天下矣宇

遒字自見工力曉

警薄直透

宙萬變而應感起伏所以發乎天理之用者夫孰非仁出之而人為之也惟夫人遇夫仁也則其微者以著神者以行取之而莫知其所盡坦然之大道達于古今矣事變日新而周流充塞所以著乎人倫之迹者夫孰非形運之而理主之也故曰合而言之道也道不外於仁而仁不外於人道之切近有如是者舍人以言仁舍仁以言道而天下之說始裂矣

不難在合併難在分析仁字人字道字各有本位一味架空打鯤過去儘說得高妙識者知其不曾認得矣看此文若無足驚人者然正是不容易到此

仁也者

原件短缺

P219—P220

生斯世也 二句、
居乎今之時、由乎今之俗、鄉愿之志然也、蓋君子以古人自期、則習俗非所宜混矣、鄉愿之志、止于為斯世而已、碩不足以亂德、那孟子
因萬章鄉愿之問、而體其言狀其志如此、謂夫中道昭明、必得豪傑
以為之、倘驅天下而日入於邪者、鄉愿之所為也、觀其言曰吾之所
以譏狂者為其不必狂也、狂者有志於古、吾謂古今人不相及、古非
吾之所敢望也、所以譏狷者為其不必狷也、狷者不偶于今、吾謂天
地間無所逃今非吾之所敢異也、反觀內省、天既不生我于三代全
盛之時而生于季世、則亦季世人物耳、所聞者此也、所見者亦此也、

賜有光、

寧能遺世獨立耶審已量力我既不出於三代直道之民而不為此民則亦斯人之徒耳出於此也入於古非今與時而牴牾孰若從今違古安於大同今之天下非古之天下吾與世而推移去邊幅廢崖岸相標置相噓而成風今之人心非古之人心吾惟為今之事斯已矣人曰可吾亦曰可人曰否吾亦曰否隨聲雷同和若是以容吾身已耳高遠是望何益哉衆皆濁我何為獨清衆皆醉我何為獨醒隨波與逝

講至此可知二氏相重

旬是以違吾情已耳矯枉自異何取哉

文郡秦安愿做庸鄙一流也乎見頗高其術甚狡以庸鄙之言

山東圖書館藏

教悌兄弟以孝弟於其舍逆取順也蓋孝弟順德也教之而悌兄之事自不作矣然則教謹者其嘗何如且何來人心

之蘇如晚悲之一於本明而其逆之根是雖王桀紂不則之習未能除於大義之雖逆矣故反其所為而由之於萬子天歟

然不至類其人為維持于其間乃修兄弟之事而乃福之能保之豈無此哉世之教訓未事事豈近辟之須持務在

于須其不為之開陳其惇愛而使之無敬其心然以禮儀之類其非來和數于正此人之主枉情之開陳無所孝先而不必須為

其辭而但所以其有德性者得不得二者禮孝蓋由修心德不念兄而何人之子德不念兄而何人之先矣不至不

孝弟者人莫至似教之之而教也然其於七時不念兄而何人之子者然不教兄而何人之兄不至不弟而於人所

而世至教之所能文也天屬之恩至人而不能泪偶其者其不能偶而已矣夫以間氣之戕子致父母以不寧於朝秦之

里巷以其人至其家引惡其矣而其抵至頻賢之事卦至性中而矯之人不能其民教為反為度

於而私作也是以手足之親而等肥磨于臺越祥動之心其情而其人有道所由發其亦大而有抵巳閱情之四事

卦然不教之而移兄其事氣由惟構由于二人之家而從兄其七度亦未有遂高也而其兄弟諸弟之事

謹而不聊乎庭閣之其生矣教之而欲移兄也以順以篤從之于兄先之例而開擬咱捷此度乎未而駭也而敦親

然非之家諫而不施于其間之間其矣是知事之不為信魚然魚之固而其而信之心未而何也教於兄其弟

教而西

于已其其以至于之說也

子弟之但其以其不行乃至為而教也教止從風之風也教之以者為而修兄其待之而能宣乎王親經者而子以為所為

進　亦先教以

教而

教

教

教之以孝弟而已矣

孝

孝弟而已矣之而已

孝弟而已矣

矣

教

孝弟

而已矣

孝

弟而已矣

而已矣

教

之

孝弟

教之以

已

宣王

孝弟

遠教

嘗